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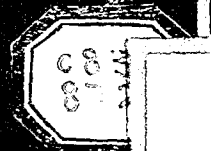
武力建設



中華書局出版



武力建設 第一冊



中 央 運 籌 學 校

圖 書 館

中 國 史 083 872

圖 書 號 18791.6

武力建設目錄

083
872



武力建設目錄

一、國防十年計劃書.....	一
二、軍人精神教育.....	九
三、革命軍的精神.....	六一
四、怎樣作革命軍.....	六三
五、革命軍的責任.....	八五
六、革命軍的犧牲精神與高深學問.....	九九
軍人應懂政治.....	一一七



3 1764 0585 4

武 力 建 設 目 錄

武力建設

總理國防十年計劃書

——民國十年七月八日致廖仲愷函——

嘗革命破壞告成之際，建設發端之始，余乃不禁興高采烈，欲以余生卒之抱負，與積年研究之所得，定為建國計劃（即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國防計劃，革命方略等），舉而行之，以求一躍而登中國於富強之地焉。不期當時之黨人，以余之理想太高，為其所不能行，至今民國建元，十年於茲，中國猶未富強如列強者，皆以不實行余之救國計劃而已。余近

中計劃書之綱目如下：
中央政治
國民教育
國防概論



武力建設



(南)

1879/6

2. 國防之方針與國防政策。
3. 國防之原則。
4. 國防建設大綱。
5. 制定永遠國防政策，與永遠以國防軍備，充實建設，爲立國之政策。
6. 國防與憲法。
7. 太平洋國際政治問題與中國。
8. 國防與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外交政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關係。
9. 國防與實業計劃之關係。
10. 發展國防工業計劃。
11. 發展國防農業計劃。
12. 發展國防礦業計劃。
13. 發展國防商業計劃。

- 14 發展國防交通計劃。
 - 15 發展國防教育計劃。
 - 16 財政之整理。
 - 17 外交之政策，與戰時外交的政策。
 - 18 移民於東三省，新疆，西藏，內外蒙古，各邊省計劃。
 - 19 保護海外各地華僑之意見書。
 - 20 各地軍港，要塞，砲台，航空港之新建設計劃。
 - 21 都市與鄉村之國防計劃。
 - 22 發展海軍建設計劃。
 - 23 發展航空建設計劃。
 - 24 發展陸軍建設計劃。
- 25 各項重要會議之召集，如開全國國防建設會議，海軍建設會議，軍事教育會議之屬

· 由中央政府，每年舉行一次，以爲整理國防建設。

26 軍事教育之改革與訓練計劃。

27 軍器之改良計劃。

28 軍制之改革。

29 軍醫之整理及改良軍人衛生之建設計劃。

30 國防警察之訓練。

31 軍用禽獸之訓練。

32 國防本部之進行工作。

33 仿效各國最新國防建設計劃。

34 舉行全國國防總集員之大演習計劃，與全國空海陸軍隊，國防攻守戰術之大操演。

35 作戰計劃。

36 遣派青年軍校學生，留學歐美各國，學習各軍事專門學校，及國防科學物質工程專

門學校之意見書。

37 向列強定製各項海陸空新式兵器，如潛水艇，航空機，坦克砲車，軍用飛機，汽球等，以爲充實我國之精銳兵器，與仿製兵器之需。

38 獎勵國民關於國防物質科學發明之方略。

39 購買各國軍事書籍，軍用品，軍用科學儀器，軍用交通器具，軍用大小機關等，以爲整理國防之需。

40 組織考察世界各國軍備建設團之意見書。

41 聘請列強軍事專門人員來華教練我國海陸空軍事學生，及教練國防的實技術工程之意見計劃書。

42 收回我國一切喪失疆土，及租借地，租界，割讓地之計劃。

43 我國與各國國防實力比較表。

44 抵禦各國侵略中國計劃之方略。

- 45 訓練國防基本人才三千萬計劃，訓練國防物質工程技術人才一千萬計劃。
- 46 完成十年國防重要建設計劃一覽表。
- 47 新兵器之標準。
- 48 組織海陸空軍隊之標準。
- 49 擴張漢陽兵工廠，如德國克魯伯砲廠之計劃。
- 50 國民代表大會關於國防計劃之修改，國防建設意見書。
- 51 歐戰戰後之經驗。
- 52 國防與人口問題。
- 53 國防與國權。
- 54 指導國民研究軍事學問之研究。
- 55 實施全國精兵政策。
- 56 軍人精神教育與物質教育之比較。

57 注重國際軍備之狀況。

58 我國之海軍建艦計劃，航空建機計劃，陸軍之各種新式槍砲戰車及科學兵器機械兵器建造計劃。

59 訓練不敗之海陸空軍計劃。

60 列強之遠東速征空海陸軍，與我國國防。

61 各國富強之研究。

62 結論。

以上各計劃，不過大綱而已，至於詳細之計劃，待本書脫稿，方可窺閱，予鑒察世界大勢，及本國國情，而中國欲爲世界第一等大強國，及免重受各國兵力侵略，則須努力實行擴張軍備建設也。若國民與政府，一心一德實行之，則中國富強，如反掌之易也。

總理國防十年計劃書

軍人精神教育

——民國十一年一月在桂林對滇粵贛軍講演——

第一課 精神教育

(一) 精神教育之要旨

今日集諸君於一堂，講授軍人精神教育，乃欲使諸君得有充分之軍人精神，而共任前途非常之大業也。諸君本屬軍人，固曾受軍人之教育，亦曾受軍人之精神教育。惟諸君前此所受者，不過尋常軍人之教育，而非非常軍人之教育也。今在諸君之目前，有非常之事業，必待非常之軍人以成之。諸君欲身任非常之事業，則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此非常之教育爲何？即軍人之革命精神教育是也。此次諸君跋涉桂林，渡長江而北，直搗幽燕，所爲者何事？率直言之，革命而已。革命云者，即掃除中國一切政治上社會上舊染之污，而

再造一莊嚴華麗之新民國——爲民所有，爲民所治，爲民所享者也。此爲今日順應人之事，志士仁人，不可不勉。吾輩生在中國，丁此時艱，種族存亡，人人有責，亟應同負革命責任，以成此非常大業。惟負此責任，非有革命精神不爲功。革命事業，在十年以前，雖已推倒滿清，成立中華民國，然以言成功則猶未也。武昌革命後，所謂中華民國者，僅有其名，而無其實，一切政權，仍在腐敗官僚專橫武人之手；益以兵災水旱，迄無甯歲，人民痛苦，且加甚焉。此卽革命未竟全功，因而難收良果也。此次革命，將以補足前此未完成之事業，繼續爲之。故本總統此行，卽與諸將士同心協力，應革命時機，建革命事業，聲威所至，無不爭先響應，雲集景從。故不待兩方交綏，已可決勝。此必然之勢，無可懷疑者也。諸君不信，可觀各國歷史，及現今時勢，則知革命爲世界潮流，亦卽爲順天應人事業，其成功之左券，有可預操者。各國中如美如法，皆爲革命先河，最近如俄，其勞農○仿府，亦由革命造成，是其例也。我國革命，已及十年，雖未著成效，然氣日開，民智日進，而時下之奸雄強暴，亦必假託民意，始得生存於國中。此足見潮流之猛烈，非人力

可以當之者。故此時有順天應人之必要，則當以革命事業爲己任；質言之，卽能負責任與否之問題也。解決此問題，先問有無革命精神，有革命精神，成功必矣。但革命精神何自來耶？是在精神教育。諸君之所以爲軍人，非爲有軍人資格乎？非爲曾受軍人教育乎？否則執路人而目之曰軍人軍人，如何其可？今茲所逆之精神教育，卽欲諸君灌輸此精神於腦中，須與弗離，雖至這次顛沛之間，守而勿失。夫然後可以爲軍人，可以言革命，可以卜成功，反是則否。

今日之革命，與古代之革命不同：在中國古代固已有行之者，如湯武革命，爲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則爲人民革命。此種革命，乃本總統三十年前所提倡者。此革命主義，卽三民主義：（一）民族主義，（二）民權主義，（三）民生主義。第一之主義，爲種族革命，謂排除他種民族，發揚自己民族，組織一完全獨立之民族國家也。第二之主義，爲政治革命，謂人民直接參與政權；簡言之，卽如選舉權，罷官權，複決權，創制權等，由人民直接行之，非代議制度下之民權也（參看本總統所著之三民主義及五權憲法）。第三之民生主義

，爲社會革命，亦卽經濟革命，謂社會上之財產，須平均分配，不爲一般資本家所壟斷也。三種主義，大要如此。若論種族革命，前此滿清專制時代，四萬萬人民，受其壓抑，莫敢誰何，苟且偷安者流，復不知民族主義，甘心俯首，樂爲臣僕而不辭。自經本總統提倡革命以後，稍有知識者，雖亦知漢族不宜受治於滿人，然終不免遲疑卻顧；以爲滿人已佔居優勝地位，根深蒂固，論土地則有二十二行省，論兵力則有海陸各軍，以身無尺土，手無寸鏹之一人，縱使鼓吹革命，將操何術以勝之？是直螳臂當車，多見其不知自量！故嘗時有笑予爲瘋漢者，謂此事絕對不能。予深信革命乃順天應人事業，其不成功者不爲也，非不能也。彼滿清之於中國，以少數人壓制多數人，以野蠻人壓制文明人，在理在勢，均所不可，吾何憚焉？因有此決心，遂能貫徹主張，使革命思想，漸次膨脹，終乃有武昌起義之事；民族革命，始能實現。此則由革命黨人以革命精神鑄成之。所惜者，推翻滿清之後，革命黨人以爲已奏凱歌，躊躇滿志，不於政治上，社會上，同時加意改良。故直至今日，建設事業，尙未完成也。

(二)精神之定義

今所述者，爲精神教育。欲知精神教育，當先知精神爲何物？欲知精神之爲何物？當先下定義。定義云者，就於一種事物以簡單之說明，能確知其爲何事物之謂也。譬如人在世界，究爲何物？從哲學上解釋，要確知人之所以爲人之真義若何，始爲圓滿答覆。若云人即是人，不得謂之定義。依予所見，古人固已有言「人爲萬物之靈」。然則萬物之靈，卽爲人之定義。至於精神定義若何？欲求精確之界限，固亦非易，然簡括言之，第知凡非物質者，卽爲精神可矣。

精神之爲何？須從哲學上研究之。曠觀六合之內，一切現象，釐然畢陳，種類至爲繁夥。今先就其近者小者言之：一室之內，一案之上，茶杯也，木頭也，手錶也，奔赴吾之眼中之，吾皆能縷指其名，以其有質象可求也；再由一室一案，推而至於桂林一省，地大物博，種類更多，或有爲吾所不能知，所不能名者；再由桂林推而至於各省，或全國，或世界，則形形色色，雖集多數博物家，不能考求其萬一，物類之繁，概可知矣。然總括宇

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精神雖爲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爲用也。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爲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本合爲一。在中國學者，亦恆言有體有用。何謂體？即物質；何謂用？即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爲體，屬爲物質；其能言語動作者，即爲用，由人之精神爲之；二者相輔，不可分離。若猝然喪失精神，官骸雖具，不能言語，不能動作，用既失，而體亦卽成爲死物矣。由是觀之，世界上僅有物質之體，而無精神之用者，必須人類，人類而失精神，則必非完全獨立之人；雖現今科學進步，機器發明，或亦有製造之人，比生成之人，毫髮無異者，然人之精神不能創造，終不得直謂之爲人。人者，有精神之用，非專恃物質之體也。我既爲人，則當發揚我之精神，亦卽所以發揚爲人之精神。故革命在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業之所由產出也。

(三) 精神與物質力量之比較

精神與物質相輔爲用，既如前述。故全無物質亦不能表現精神；但專恃物質則不可也。今人心理，往往偏重物質方面，若言北伐，非曰槍枝務求一律，則曰子彈必須補充，此

外種種武器，亦宜精良完備，一若不如是，則不能作戰者。自予觀之，武器爲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能力實居其九，物質能力僅得其一。何以知其然也？試以武昌起義爲例。當日滿清之武器，與革命黨人之武器，以物質能力論，何啻千與一之比較？革命黨人獨不慮以卵敵石，乃敢毅然爲之者，因其時漢口革命機關業已破露，黨人名冊亦被搜獲，兵士之入黨者，均爲查悉，悉數調往四川，僅有佃兵工兵兩營，留駐武漢。其中同志尙多，有熊秉坤者，新軍中一排長耳，見事機已迫，正在大營黨人，若我不先發制人，終必爲人所制，置於死地而後生，等死耳，不如速發難；因將此意告諸同志，僉以無子彈對。後由熊秉坤向其友之已退伍者，借得兩盒子彈，分授同志，革命之武器，所恃者，僅有所數。槍聲一起，砲兵營首先響應，瑞澂，張彪，相繼逃竄；武昌遂入革命黨人之手。彼滿清方面，軍隊非不多也，槍彈非不備也，當革命風聲傳播之時，瑞澂且商諸某國領事，謂若湖北有事，請其撥兵艦相助，布置如此周密，兵力如此雄厚，乃被革命黨人以兩盒子彈打破之。諸君試思，兩盒子彈，至多不過五十顆，即使一一命中，

殺人不過五十人，能打破武昌乎？予以爲打破武昌者，革命黨人之精神爲之。兵法云：先聲奪人，所謂先聲卽精神也。進是以觀，物質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可於武昌一役決之。此第就本國而言，已有此先例。試再番外國，前此意大利人，有加利波前者，爲一有名之革命家，彼亦非有如何武器能力，當其渡海攻城也，以一千人與三萬人敵，相持四五日；卒由他路抄襲入城；此在戰略上，戰術上，無論如何，均不能取勝，而事實之相懸若此，將謂以少勝衆乎？直乃精神勝物質耳。又如日俄戰爭，俄國兵力，多於日本數倍，未戰之先，咸以爲日本之於俄國，不啻驅羊豕以管虎吻，必無幸也！何以戰爭結果，卒至俄敗而日勝？此無他，俄之敗，敗於無精神，日之勝，勝在有精神而已。諸君不觀夫牛與童子乎？牛之力量大於童子，人皆知之，而童子能以一繩引牛，東則東，西則西，牛乃不能奮一角一蹄，以與童子抗，且甘心俯首，惟命是聽者。是因何耳？童子有精神，牛無精神。故童子之力量雖不如牛，而能以精神制馭之。此尤顯而易見之例也。

依上述各例，則知此次北伐，亦惟有精神，即能制勝，可勿問敵人子彈多少，我之子

彈多少，但問我之精神如何？若無精神，子彈雖多，適以資敵，一旦臨戰，委而棄之，非爲敵人運輸戰利品乎？故兩國交戰，能撲滅敵國之戰鬥力者，即在撲滅敵人之精神，而使其戰鬥能力。兵法有言，攻心爲上，攻城次之，攻心者，務先打敗敵人之精神；取得城池，猶其後也。去年粵軍回粵，既下惠州，桂軍聞風破膽，先自逃竄，我乃兵不血刃，長驅而入廣州城矣。此足見物質之不可恃，所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者，其道何在？精神爲之也。

(四)軍人之精神

諸君皆曾受軍事教育者，自必富於軍人之精神，惟現今之爲軍人，與前不同，須具有特別之精神，造成革命軍人，方能出國家於危險。以現勢論，瓜分中國之說，表面上似甚冷靜，實則不然。其在以前，此種論調頗高，吾國人士尙抱有亡國亡種之痛，思所以挽救之。自武昌革命而後，乃漸歸沉寂，以爲外國不復言瓜分中國，遂亦相與忘之，此乃大誤。現時之中國，前途險象，較前尤甚：南北分立之局，擾攘數年，未能統一，北方內訌且

復各樹私幟，如張作霖，曹錕，吳佩孚等，割據地盤，擁兵自衛，政治之壞，過於滿清；人民轉徙流離，如在水深火熱之中，待援孔亟。援之之法維何？須用革命之手段。用革命之手段，則須負革命之責任。革命之責任者，救國救民之責任也。諸君既爲軍人，又爲革命時代之軍人，倘不能負此責任，坐視國家之因內擾而召外患，馴至於國亡滅種，其咎亦誰尸耶？

諸君在此聽講，有爲演軍者，演人必知演事，且必願聞演事。夫與演省接壤者，非有緬甸乎。非有安南乎？緬甸則征服於英國矣！安南則併吞於法國矣！試以安南言之。法國對於安南，專用一種愚民政策，諸君試思安南人所讀何書？則猶是從前之八股文也。凡關於新教育之知識，毫不使之聞知，且禁絕之。前此有三十餘人，自安南留學，事爲法國政府所聞，向日本政府要求，將其悉數解回，日本礙於外交，遂允其請，送回之後，即不知此三十餘人之生命如何矣。英國對於緬甸，亦用此種政策，蓋恐其知識增進，思想發達，將脫離而獨立也。如緬甸，安南者，實爲吾國前車之鑒。倘不及時振奮，仍自私自利

，釀成四分五裂之局，中國前途何堪設想？諸君再觀英國，所用政策，便覺覺悟。彼非以西藏之兵來攻打箭爐耶？西藏爲中華民國五族之一，固明明中國人也，中國人而可以攻中國，中國人而可以爲外國人效力來攻中國。此其例卽如滿清咸豐時代，英法聯軍因鴉片事件與中國構釁，英法卽招中國廣東潮州人爲兵，號稱潮勇者，使之攻大沽，攻天津，攻北京，焚圓明園，凡此諸役，皆潮勇爲之。以中國人攻中國人，以中國人爲外國人效力攻中國，可痛孰甚！現時國勢至此，民窮財盡，已達極點，凡爲中國人，而又爲此時之中國軍人，倘尙不思救國救民，縱使外國不復瓜分，中國亦將束手待斃。諸君固皆曾受軍事教育者，當知軍人之職志，在防禦外患，在保衛國家。今凡問中華民國是否爲完全獨立之國家，不受外國之箝制？以予觀之，固猶未完全獨立也。國會雖出總統，而內亂尙未戡定；各省之在北方勢力範圍者，尙居多數，北方已喪失對外之資格，而正式政府，又未經各國承認。當此危亡絕續之交，非先平內亂，而以革命救國不可。以革命救國，非有革命精神不可。無革命精神，則爲法屬之安南，終受勢力屈伏，有革命精神，則爲英法之愛爾倫

，終得崛起自治。此外，再徵諸印度及高麗，益知革命精神之必要。印度久受英國壓迫，近亦引起反動，有革命思想，與前不同，觀最近英文報所載，印度人之革命，而被英國政府逮捕者，爲數達六百餘人。可見印度之革命精神，頗有進步，未必終爲英國所屈也。高麗亦然。日本之待高麗，異常苛酷，高麗人本富有革命精神，不甘受制，處心積慮，爲獨立之運動者已久，日本雖防之甚嚴，而高麗人始終堅持，則必有能達目的之日也。若論中國領土，如安南、如高麗、如緬甸、如西藏、如台灣等，或爲中國屬國，或爲中國屬地，要而言之，前此皆中國領土也，今乃已入外國版圖，中國對於各土地之主權，亦同時隨之喪失矣。諸君經過各通商口岸地方，最目擊傷心者，爲外國人管理海關一事。海關乃中國收稅機關，質言之，中國之金庫也。金庫鎖鑰操諸外國人手，國安得而不危？救危之法，禦外侮先自平內亂始。故在今日而言救國救民，必要革命，革命須有精神，此精神卽爲現在軍人之精神。但所謂精神，非泛泛言之，智、仁、勇、三者，卽爲軍人精神之要素，能發揚此三種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國。以下試再分別述之。

第二課 智

(一) 智之定義

軍人之精神，爲智、仁、勇、三者。今先言智。智之云者，有聰明，有見識之謂，是卽爲智之定義。凡遇一事，以我之聰明，我之見識，能明白了解，卽時有應付方法，而根本上又須合乎道義，非以爾詐我虞爲智也。智之範圍甚廣，宇宙之範圍皆爲智之範圍，故能知過去未來者，亦謂之智。吾人之在世界，其智識要隨事物之增加，而同時進步。否則漸卽於老朽頹唐，靈明日蝕，是以智之反面則爲蠢愚。

(二) 智之來源

智何自生？有其來源，約言之，厥有三種：(一)由於天生者，(二)由於力學者，(三)由於經驗者。中國古時學者，亦有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之說，與此略同。凡人之聰明，惟各因其得天之厚薄不同，稍生差別。得多者爲大聰明，得少者爲小聰明，其智

則一。此由於天生也。若由學問上致力，則能集合多數人之聰明以爲聰明，不特取法現代，抑且尙友古人，有時雖天生之智爲勝。例如甲乙二人，甲聰明而不好學，乙聰明雖不如甲，而好學過之，其結果，乙之所得，必多於甲。此則由於力學也。此外，亦有不內天生，不由力學，而由經驗所得之智。諺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故所歷之事愈多，智識愈亦增長，所謂增益其所不能者。此由於經驗也。要而言之，智之來源，不外此三者而已。

(三) 軍人之智

(一) 別是非

(二) 明利害

(三) 識時勢

(四) 知彼己

諸君皆爲軍人，須知軍人之智，爲軍人精神之一種，尤須知軍人之智，在乎別是非，

明利害，識時勢，知變己。試再分述如左。

何言乎別是非也？凡爲軍人，要先知自己所處之地位，與所負之責任如何？軍人者，爲社會分工，而有保衛國家及人民之責任也。何謂分工？社會上之事業，非一人所能獨任，如農業，如工業，如商業等。在乎吾人自稱所長，各執其業，此之謂分工。試再舉例以明之，若使以吾一人漂流孤島，造飯也，打魚也，摘果也，既無他人可以分任，非若住居城市，惟意之所適，造飯固有司饗，卽至打魚摘果，亦皆有各司其事者。故一人之世界，與社會之世界不同，欲求一飽，須兼數技，其困難可知，又不獨飲食爲然，如欲避風雨，禦寒暑，則須自造房屋，自爲木土，非若在市鎮地方，欲建高樓大廈，且解囊出資，便可集事，不須自執工人之役也。由此觀之，一人之單獨生活，使衆人之共同生活，雖湯有別，倘同時漂流孤島者，其數能及十人，則舉凡造飯，打魚，摘果，建屋諸事，不必集於一身，可以分工爲之。如此則勞苦減少，而所得效果亦多。社會者，卽分工最大之場所也。合農、工、商業之各種組織，而始成一次社會。故社會之事業，愈分愈多，則愈形活動。

諸君之爲軍人，亦不過爲社會分工之一而已。彼爲農，爲工，爲商者，因各有所事，不能躬執干戈，故有待於軍人之保護；而軍人之生活，則皆取給於彼。衣、食、住、行四者，皆不須自爲，而有人代爲之。然則軍人所爲何事？對於社會所擔任之職務何在？是在乎保護人民，與保衛國家，凡軍人分所應爲之事，亦卽在此。但如何而始盡此保衛國民之職務乎？其最先最要者，爲別是非。是非如何別之？軍人所以衛民，利於民則爲是，不利於民則爲非。軍人所以護國，利於國則爲是，不利於國則爲非。是非不明，則已無軍人之精神，何能護民？何能護國？以予觀之，現時軍人，雖非無能明是非者，但亦有利令智昏之輩，往往但顧目前，以爲我有槍在，對於人民何求不得？於是軍人之名譽掃地以盡，軍人之責任亦全然拋棄，不能保民，反以害民，社會何貴有此軍人？國家亦何賴有此軍人？諸君既爲軍人，則當思爲社會分工，爲人民爲國家負責，而所以能分工能負責者，卽在別是非。是非之別，卽在合乎道不合乎道？惟諸君自擇之。

何言乎明利害也？利害之與是非，本相因而至。譬如軍隊所過地方，真能秋毫無犯，

爾民必爭先恐後，盡漿箝食以迎之。故利民者，民亦有利於我，其恃強騷擾，則民皆望望然去矣，如避虎狼；觀去年桂軍與粵軍開戰時，往往桂軍正在前方攻擊，而後方人民出其不意用種種方法破壞之，或截留械彈，或不供食品，此則因桂軍平日虐待人民，故人民以此報之。可見害人者，適以自害，利害之間，在乎自審。但以利害務求其遠者大者，勿貪其近者小者。何謂遠者大者？軍人以衛國衛民爲己責，其利亦即在此。但因吾國現時之國勢，故曰利害之與是非相因而至，是則爲利，利可爲也；非則爲害，害不可爲也。明乎此，始可謂智，始可爲軍人，始可爲革命之軍人。

何言乎識時勢也？豈若此次遠來桂林，更須渡長江而搗北京，志在統一中國，造成完全獨立之新國家。試問此事，爲何等事業？爲此事者，果有如何把握乎？是在審時度勢而已。古人有言：「蹇有智懸，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則知識時勢之必要，固非獨軍人爲然，而在軍人尤甚。何謂時？即時機成熟與否之問題？成熟則可爲，且爲之也易；不成熟則不可爲，且爲之也難。例如種果，果已熟矣，摘而食之，味必甘美；反是則否

。種稻亦然，未至收成之期，雖欲助長，不可得也。何謂勢？即勢力之順逆，與難易之比較是。例如同一石也，推之下山則勢順，而用力易；若欲移石於山上則勢逆，而用力難。時勢之宜難逆若此。此次北伐，以義師而推倒北方之軍閥官僚，直如摘已熟之果，穉已熟之稻，既至其時，應手而落。又如內高山推石，使之下墜，未勢利便，毫不費力也。現時北方人畏，對於北方之舊政府，厭惡已極。日望南方之援手，但得早出陷附之中。大軍一臨，勢如破竹。此即若石下山之例，順而且易，祇問推之與否？推則未有不下者。或以爲北方之軍隊，槍枝戰械完備，北伐豈能必勝？而不知時勢既已至此，事半功倍，取之甚易。我則有道多助，欲則衆親，軍隊雖多，猶市人也，槍械雖足，猶外府也。故曰乘時與勢，無不成功。諸君猶以爲國家尚未完全造成，故軍人之希望甚爲微薄，且渺不可知，造成此完全之國家，即全在軍人，有完全之國家，斯有這大之利益。請以英美各國待遇軍人之方法，與諸君言之。英美之待遇軍人，凡服兵役至一定之年限而退伍者給以全權，國家且爲擇相當之業務，所生子女，由國家給養；又有其子方服兵役，而父母無以爲養者。

，亦由國家扶助之；其在戰陣死亡者，子女扶養，須至一定之年限，即子能成立，女之已出嫁者，父母則給終身，妻不嫁者，亦如之。彼英美各國，優待軍人如此，故軍人亦爭出死力，以新國家。吾國軍人，則以未有完全國家。前途如何，希望如何，皆難預揣，或者今日入伍，明日解散，亦不可知。以漢軍論，不特無完全國家，且遠離本省，轉戰多年，其苦尤甚。此後欲求自己之遠大利益，則當乘此革命時機，用革命手段，造出新國家，亦如英美各國之軍人，退伍則給予全糧，即父母妻子，亦皆有所資以爲養，斯則爲軍人之利之遠且大者。若不此之爲，徒貪近利小利，今日搶一商店，明日掠一富家，甚至借拉夫之名，施行劫之實，所獲無幾，而怨謗之積，乃如丘山。此不特無利可言，且爲大害所伏。視去年桂軍受廣東人民後方之擾，卒至一敗不可收拾者，是其例也。軍人者，有救國救民之責任，宜思建造新國家，以爲吾終身及子孫之倚賴，且其利不獨在軍人，四萬萬人民咸受其賜，其意大爲何如耶？倘僅貪目前之近利小利，實則害也，非利也。利害不明，已不能自衛其身，又安能衛國？又安能衛民？時機至至耶？實則十年以前，早已成熟。倘武

昌革命之時，勢打破壞北京，摧陷而廓清之，北伐之事，不必遲至今日。此卽若種果種稻，已至成熟之期，不摘不穫，終亦腐爛而已。時不可失，一誤豈容再誤？願諸君勉之！

何言乎知彼已也？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彼即敵人也。現在北方軍隊，其內容極形複雜約可分爲三大部分：一爲奉系之張作霖；二爲直系之曹錕及吳佩孚；三爲皖系之段派軍隊，如浙盧、閻李、陝陳皆是。此三派者，兵力相等，同床異夢，相爭而莫敢先動，成相持之勢；獨吳佩孚跳梁其間，而爲奉皖所同忌。吳一窮酸秀才耳，旣爲旅長之後，騙取南方金錢，擴張軍隊，屢發通電，以贊成共和，建設民治爲言。一時人士，受其欺蒙。北方偽政府亦倚之如長城。彼固宣言不爲督軍者，今則已受僞命爲兩湖巡閱使。彼固矢口擁護民治者，此次入寇湖南，乃有快提淹軍之舉，湘鄂人民，慘遭荼毒，爭欲食其肉而寢其皮，其名譽已掃地矣。卽彼之內部，亦頗不穩固，某某舊部之某某等，亦傾向我軍，派人前來接洽。吳佩孚自知天怒人怨，恐不能當北伐之師，近且派遣代表來粵，其用意如何？殊不可測，將能倒戈以抗徐世昌與否？亦尙難知。以現勢言，彼與張作霖尤爲

勢不兩立，故時有後顧之憂。更扼要言之，則此三派之人，固已無一願效忠盡力於北庭者。以上所述，爲彼方之情形。至若自己之情形，則如何耶？兩粵固無問題。雲南、貴州、四川均屬一致。湖南亦準備對鄂反攻，此外散布北方軍隊，其中同情於我者尙多。祇須同負革命責任，發揚革命精神，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此則由於南方有主義，北方無主義，南方爲公，北方爲私故也。以有主義與無主義戰，以爲公者，與爲私者戰，戰敗之數，奚待言龜？但觀此次本大總統來桂，人民歡迎之誠意，即可窺見一斑矣。

軍人之智，如前述之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凶者，固無疑義。但望諸君之爲軍人者，無論官長士兵，對於人民宜以仁義爲重。須知人民於我爲一體，利害與共，不過分工任事而已。我爲軍人，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彼乃爲農，爲工，爲商，以供我之衣食者，即有待於我之保護，倘不能保護，而反殘害之，彼若相率裹足，無復敢爲農、爲工、爲商者，軍人之衣食將誰供乎？是其受害，仍在自己。故軍人之智，須以合於道義者爲

準。諸君既有天生之聰明，有受軍事教育，而漢軍又奮身經百戰，富有軍事上之經驗，於智之來源，固已兼備。誠能發揚其精神而光大之，何患乎北伐？又何患乎北伐之不成功耶？

第二課 仁

(一) 仁之定義

仁與智不同，於何見之？所貴乎智者，在能明利害，故明哲保身謂之智。仁則不問利害如何，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求仁得仁，斯無怨矣。仁與智之差別若此，定義即由之而生。中國古來學者，言仁者不一而足。據予所見，仁之定義，誠如唐韓愈所云：「博愛之謂仁」，敢云適當。博愛二者，苟於愛，而非私愛，即如天下有饑者，由己饋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意，與夫愛父母妻子者有別；以其所愛在大，非婦人之仁可比，故謂之博愛。能博愛，即可謂之仁。

(一) 仁之種類

(一) 救世之仁

(二) 救人之仁

(三) 救國之仁

仁之種類，有救世，救人，救國三者。其性質則皆爲博愛。何謂救世？即宗教家之仁，如佛教，如耶穌教，皆以犧牲爲主義，救濟衆生。當佛教初來中國時，聞佛者頗多，而布教教徒，乃能始終堅持，以宣傳其主義，佔有強大之勢力；那教亦然，不獨前在中國傳教者，教堂被毀，教士被害，時有所聞，即在外國，新教亦迭遭反對，然其信徒，則皆置而不顧，仍復毅然爲之，到處宣傳，不稍退縮，蓋其心以爲感化衆人，乃其本職，因此而死，乃至光榮，此所謂捨身以救世，宗教家之仁也。何謂救人？即慈善家之仁，此乃以樂善好施爲事，如寒者解衣衣之，饑者推食食之，抱定濟衆宗旨，無所吝惜，居於鄉，而鄉稱仁，居於邑，而邑稱仁，此謂捨財以救人，慈善家之仁也。何謂救國？即志士愛國之仁

與宗教家，慈善家，同其心術，而異其目的，專爲國家出死力，犧牲生命。在所不計。故愛國心重者，其國必強，反是則弱。試以日本爲例，初本弱小，自戰勝俄後，乃一躍而與列強並峙，其故安在？卽在於日本人之愛國心。愛國心於何見之？當旅順之役，日本欲封鎖海口，阻遏俄兵出路，須炸沉多少船艘，然此爲九死一生之事，故日本之司令官，不欲以命令行之，而欲徵求諸將士之志願，有敢死之士數百人即可，而其結果報名者，竟達數千。乃用拈籌之法，以定取捨，傳聞當時，有等數雷同之甲乙二人，互爭前往，其不得往者，竟至蹈海而死，以表決心。由是軍心大爲感動，日終勝俄。此所謂捨生以救國，志士之仁也。

(三)軍人之仁

軍人之仁，果如何耶？其目的在於救國。故自有軍人以來，無不曰爲國盡力，但專制國之軍人，與共和國之軍人，又有不同。專制國家，乃君主個人之私產。認定君主卽爲國家，故在此專制國之軍人，止可謂忠於一人一姓，爲君主出死力，非爲人民而犧牲也。若

在共和國，則國家屬於全體人民，而犧牲者，即同時為國家盡力也。專制國與共和國之軍人，相異之點若此。然國家之本質如何，為軍人者亦不可不知。據德國政治學者之說，彼所謂國家以三種之要素而成立：第一為領土。國無論大小，必有一定之土地，為其根據，此土地，即為領土。領土云者，謂在此土地之範圍，為國家之權力所能及也。第二為人民。國家者一最大之團體也，人民即為團體員，無人民而僅有土地，則國家亦不能構成。第三為主權。有土地矣，有人民矣，無統治之權力，仍不能成國，此統治權力，在專制國，則屬於君主一人，在共和國，則屬於國民全體也。

在今之中華民國，雖為共和國，尙非完全真正之民主國，因武昌革命以後，仍為官僚政治，武人政治，一切政權，悉操其手，彼固不知共和主義為何物，國利民福為何事，救國救民為何等責任也！我南方軍人，不思救國救民則已，不負此救國救民之責任則已，負此責任，則非徒空言，須有一定之主義，始可以成功，始可以成功。觀前此革命之先烈，前仆後起，視死如歸，即為主義而犧牲也。主義為何？三民主義是也。三民主義，已於第

一課略述，茲再分析說明如下：

三民主義中。第一爲民族主義。欲言此主義，當回溯武昌革命以前，其時漢族受治於滿人，土地全被佔據，二百餘年中，尊韃子爲皇帝。韃子者，卽滿洲人也，或亦稱爲韃虜，初入關日，亦多有起而反抗者。卒以絀於實力，遂致失敗，揚州十日之慘殺，真痛史也。自是而後，滿人日施其壓制之手段，愚民政策，人民乃漸忘亡國之痛，甘心服從。自予提倡革命以來，人心稍稍感動，民族主義，漸次膨脹。一般志士遇害頗多，殺一人復生十人，殺十人復生百人，由是革命思潮，震動全國，直至武昌起義，始將滿人推翻，光復漢族。然則時至今日，民族主義可以不言乎？未也。前者滿人以他民族入主中國，稱帝僭號，故吾人羣起革命，今則滿族雖去，而中華民國國家，尙不免成爲半獨立國。所謂五族共和者，指欺人之語，蓋蒙、藏、回、滿，皆無自衛能力，發揚光大民族主義，而使蒙、藏、回、滿、同化於我漢族，建設一最大之民族國家者，是在漢人之自決。若不及今振拔，將來恐流爲他國奴隸。而振拔之責任，尤惟軍人是賴。軍人者，擁護國家者也。故須將中

華民國國家進於獨立之地位，然後民族主義，始爲圓滿解決。否則滿族雖已排斥，代滿族而起者，虎視眈眈，正復繁多。其結果將如緬甸之徵服於英國，安南之併吞於法國，是則尤可憂也。

吾國今日所墜落於半獨立國之地位者，追原禍首，其咎在滿人。彼滿人固最富於民族思想者，種種政策，無非壓抑漢人，因漢人之文明智識，皆在其上，深恐漢人果占優勝，必爲其害。滿人中有端方者，嘗言寧可送與朋友，不可給與家奴。彼蓋以朋友比外國，以家奴比漢人。故在滿清時代，凡割讓土地，喪失國權之事，甘心爲之，絕無顧忌，直至革命以來，滿清雖已推倒，而已失之國權與土地，仍操諸外國，未能收回。以言國權，如海關則歸其掌握，條約則受其束縛，領事裁判則猶未取消；以言土地，威海衛入於英，旅順入於日，青島入於德，德國敗後，兩山東問題尙復受制於日本，至今不能歸還。由此現象觀之，中華民國，固未可謂爲完全獨立國家也。吾人若以救國爲己任，則仍當堅持民族主義，實現收回已失之土地與國權。始能與日本、暹羅、同爲東亞之獨立國。勿謂滿清已倒

種族革命已告成功，民族主義，即可束諸高閣也。

次言民權主義。前此帝制時代，以天下奉一人，皇帝之於國家，直視爲自己之私產，且謂皇帝爲天生者，如天子受命於天，及天睿聰明諸說，皆假此欺人，以證皇帝之至尊無上，甚或託諸神話鬼語，暨人民之信仰，中國歷史上固多有之。現今民智發達，君權國已難存在，且受革命思潮之影響，大多數傾向民權政治。敢斷言將來世界上，無君主立憲之地。其在歐洲各國中，則以英國爲先覺，革命最早，造成立憲國家。一切政權，在於國會，君主權力須受法律上之限制。如外如法國，亦屢經革命，而始成今日民權國。歐戰以後，德國，俄國，乃亦一變而成爲民權國。夫德國固素以德意志帝國主義自雄者，不圖反對帝制之革命，一鼓而成功。俄國亦素稱極端專制，而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乃竟同時並舉，而有新政府之建設。其在諸外國民權主義之發達與傾向，已有明證。即言吾國滿清既倒而後，或尙以爲帝制死灰可以復燃，故袁世凱稱帝時代，上勸進之表者，頗不乏人，然前後八十日間，終歸泡影。此後張勳復辟，率兵入京，乃亦不旋踵而敗。足見君權之不能

戰勝民權，爲世界潮流，爲古今公例，不可強而致也。

君權國者，爲君主獨治之國家，故亦曰獨頭政治。民權國者，爲人民共治之國家，故亦曰衆民政治（但如代議制之民權國，非由人民直接參與政權者，尙不得謂純粹之衆民政治）。試以經營商業爲例，有東家生意，與公司生意二種。東家生意者，由東家一人主持之，公司生意者，由股東多數人主持之。君權國即如東家生意，權在君主一人；民權國即如公司生意，權在股東多數人。今日之中華民國國家，固爲民權國也，既曰民權國，則宜爲四萬萬人民共治之國家。治之之法，即在予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權力，可分爲四：（一）選舉權。凡爲中華民國人民，皆有此選舉權，亦曰普選權，由人民選出官吏，担任國家或地方之立法行政機關各事務，此官吏即爲公僕。（二）罷官權。人民對於官吏，有選舉之權，亦須有罷免之權，如公司中之董事，由股東選任，亦可由股東廢除也。（三）創制權。由人民以公意創制一種法律，此則異於專制時代，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也。（四）複決權。此即廢除權，法律有不便於人民者，以公意廢止，或修改之。以上四種，爲直接

民權，有此直接民權，始可謂之行民治。彼北方之吳佩孚，亦嘗云贊成民治矣，而近來行爲，適得其反，彼固非真知民治者，不過假借名義，以資號召，爲自己長勢力，固地盤之兌換券耳。夫民權者，謂政治上之權力，完全在民，非操諸少數武人或官僚之手。吾國久受專制除毒，武昌革命以後，由帝治而移於官治，民氣仍遭抑壓，現雖高揭民治標幟，而一般人民，尙不知直接民權爲何物。權是在吾人竭力提倡，務使民權日益發達，然後民治乃可實行也。

民族與民權主義，既如前述，茲再就民生主義言之。此三種主義，皆爲平等自由主義，其效力本屬相通，故主義雖各分立，仍須同時提倡。民族主義者，打破種族上不平等之階級也，如滿清專政，彼爲主，而我爲奴，以他民族壓制我民族，不平孰甚？故種族革命因之而起。民權主義者，打破政治上不平等之階級也，此爲對內，而非對外，與民族主義不同之點，即在乎是。如君主政治，貴族政治，皆爲獨裁政治，人民無與焉，是則以一人，（君主）或少數人（貴族）壓制多數人，故常因反動之發生，遂成政治革命。若夫民生主義

，則爲打破社會上不平等之階級也，此階級爲貧富階級，如大富豪，大資本家在社會上壟斷權利，一般人民日受其束縛，馳驟，陷於痛苦，故常有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地無立錐之歎。社會革命，勢不能免。以中國論，現時雖尙無大資本家專制之弊，然將來實業發達，則亦必有社會革命問題發生。或謂中國既無資本家，何必提倡民生主義？豈非無病而呻歟？不知在於中國，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皆因治病而求藥，民生主義，則爲思患而預防也。及今不圖，後將爲患。故衛生之與療病，自亦不同，一則防之於未然，一則治之於已發也。中國今日雖無大資本家，然其見端，固已有之。試以上海廣州二處爲例：上海之黃浦灘，前此一畝之地，不過價銀二十兩，現時地價，則不知漲高幾倍；廣州之長堤，當未開馬路以前，每一畝地，僅值五六百元，今則有一畝而索價三四萬元者矣。將來此種土地，盡入資本家之手，一般貧民之痛苦，即因之以生。蓋資本家必先以賤價收買貧民之土地，迨全行收買之後，復以高值租賃於一般貧民，貧民無如何也。衣食亦然，若俱爲資本家所壟斷，生活與工價不能相應，遂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如美國工人，工錢雖多，而生活

仍難維持，已相於此種之困境，即其明證。再引一例，以桂林論，固美稱山水甲天下者，然非獨千巖競秀，徒爲美觀而已，實則桂林之大富源，即藏於此。試觀桂林周圍之石山，即洋灰之好原料也，將來實業發達，將此石頭造成洋灰，即所謂士敏土。洋灰之銷路甚多，用途甚廣，開發此石山之資本家，其所得利益，將不可以數量計，猶如美國之煤油大王，亦可稱爲石頭大王矣。由是觀之，中國實業發達以後，資本家之以資本能力壓制人民，固必然之勢。若不預防，則必蹈英美之覆轍也。

歐洲當二百年前，爲種族革命時期；近一百年以來，爲政治革命時期；現今則爲社會革命時期。此三者，一線相承，故須同時倡導三民主義。但觀英美今日之社會問題，便當自覺。因彼於政治革命成功後，不復計及社會革命，故有此弊。若俄國現時之新政府，則有鑒於此，乃以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同時並舉，所謂勞農政府者，實乃農工兵政府，即以爲農、爲工、爲兵者，組織而成之政府也。彼之新政府，不獨推翻君主專制，且實行打破資本家之專制，是即所謂社會革命，亦即所謂民生問題。各國深恐此主義傳播其國內，

人民受此影響，勢將起而效尤，故互相聯合，以與俄國戰，迄今四年，仍不能戰勝俄國，此則俄國之以主義勝也。

中國今日民窮財盡，所患在貧。而各國之所患，則在不均。以予觀之，貧富問題，即分配不均問題。欲謀救貧之法，同時須先將不均問題，詳加研究。故民生主義，必不容緩，否則三十年後，產出多數資本家，其害殊非淺鮮。第就吾國現勢而論，此民生主義爲預防政策，但須研究對於將來之資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而不必遷學各國須資本家悉數掃除。均吾國現時尙鮮大富豪，將來縱或有之，果使先事預防，其弊亦不如歐美之甚。預防之法爲何？依予所見，不外土地問題與資本問題。對於土地，宜先平均地權，此與中國古時之井田爾其意，而異其法。法之大要有二：一爲照價納稅；一爲照價收買。照價納稅者，卽爲值百抽一法，例如每畝值二十元，納稅二毫，累進以至於每畝值二十萬元者，納稅二千元，如是則地稅之輸納，胥得其平矣。但照價納稅，必先自規定地價始。英國曾有估價局之設，且尙恐估計不平，人民有不服者，許其申訴，因復有控訴衙門。然此法勢不能行

於中國，恐徒滋擾，不如由人人自行估價呈報，即照其呈報之價抽稅，較爲簡便可行。所慮者，即在希圖少納地稅，抑價贖報之一點，實則可勿慮也。苟同時規定照價收買之法，即可免此弊。例如有地一畝，價值千元，年應納稅十元，若彼以圖減稅額之故，止報每畝值百元，而每年稅額僅納一元已足，是誠於彼有利，然一經照價收買，則原報價值百元者，國家得以百元收買之，其受損不益甚乎？如是則地主以預防他日之收買故，必不敢抑價贖報。此土地問題之解決法也。至若解決資本問題，必先振興實業。中國現正患貧，豈有資力與辦？則主張借外債，以從事生利事業，不可以供消耗之用，如北廷剝肉醫瘡之所爲，宜以之開闢市場工廠，及一切鑛山鐵路，定爲國有。中華民國國家者，爲四萬萬人民共有之國家。此種事業既爲國家所有，即爲四萬萬人民所共有，不至操縱於少數資本家之手，始可謂之國利民福也。

以上三種主義，爲軍人之精神所由表現，亦即爲軍人之仁所由表現。軍人者，以救國救民爲目的，有救國救民之責任，國與民弱且貧矣，不思有以救之，不可也。救之而不得

其道，仍不可也。道何在？即實行三民主義，以成救國救民之仁而已。

第四課 勇

(一) 勇之定義

軍人之精神，爲智、仁、勇三者。既有智與仁矣，無勇以濟之，仍未完備。茲述軍人之勇，須先知勇之定義如何。古來之言勇者，不一其說，一往無前謂之勇，臨事不避謂之勇，予以爲最流連之用語，「不怕」二字，實即勇之定義，最簡括而最確切者。孔子有言：「勇者不懼」，可見不懼即爲勇之特徵。孟施舍古之勇士，其言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由是以觀，「不怕」即勇之定義，決無可疑。但軍人之勇，須爲有主義，有目的，有知識之勇則可，否則逞一時之意氣，勇于私鬥，而怯於公戰，誤用其勇，害乃滋甚。今再就勇之種類，分別言之。

(二) 勇之種類

武力建設

四三

勇之種類不一，有獠狻之勇，所謂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者是也；有血氣之勇，所謂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棘之於市朝者是也；有無知之勇，所謂奮臂以當車輪者是也。凡此數者，皆謂小勇，而非大勇。而軍人之勇，是在夫成仁取義，爲世界上之大勇。古人有「遇小敵怯，遇大敵勇」，即恐輕用其勇，誤用其勇，徒成爲游勇之勇。彼桂軍多係游勇出身。此次粵軍撥桂，桂軍一遇粵軍，輒即潰敗，其故何耶？則以無主義，無目的，無知識故，雖有小勇於事奚濟？諸君試觀沈鴻英軍隊，在桂軍中，頗以善戰名，自去年由廣東敗竄回桂。復敗竄而走湖南，轉入江西，殘部僅二三千人，所過地方，如入無人之境，似具勇氣者，然終係強盜性質，不得爲真正軍人之勇。以贛軍與沈軍比，贛軍固真正軍人也。乃沈軍先至江西，而贛軍尚在桂林。江西宜爲贛軍範圍，竟被沈軍侵入。此時爲贛軍者正當發憤爲雄，實行回贛，以雪此恥，且贛軍回贛，與滇軍回滇，情勢不同，因贛省尙屬北方地盤，滇省已爲西南團體，故滇軍不必回滇，贛軍必要回贛。明乎此，則必有主義，有目的，有知識之大勇，所以異乎游勇之勇，而爲真正軍人之勇也。

(三)軍人之勇

(一)長技能

(二)明生死

軍人之勇，第一必要者為技能。諸君皆曾受軍事教育，於現今各國之新戰術，新武器，自必耳熟能詳，不庸贅述。但武器與戰術，固有關係者。以中國論，昔用弓箭，而今用槍砲，武器不同，戰術亦隨之而異。自海禁既開之後，與英戰，與法戰，與日戰，與聯軍戰，未有不敗者，非無槍砲，不諳戰術故也。荷諳戰術，則昔日安南中之黑旗，法國患之。南非洲社國之長民，英國患之。彼之所用戰術，皆為游勇戰術，最能制勝。予亦主張此戰術，頗適用於中國，若與北方交戰，尤為相宜。約言之，有五種技能，為游勇戰術中最可採取者：一曰命中，二曰隱伏，三曰耐勞，四曰走路，五曰吃糧。以下試再分別論之。

何謂能命中？軍隊之有無戰鬥力，以能殺敵與否為斷，故命中為第一要件。但以命中論，即外國軍隊，亦未必擅長。此次歐戰發生，每一日中所用子彈，實不知幾萬萬也。其

在激烈戰鬥時，每日所用，有至十數萬者，然以其效力計之，則非萬彈以上，不能中一人也。因彼之戰術，乃以子彈遮攔敵人，使不得前進，故多在二千密達以外用之。若在八千密達以外，至幾萬密達時，則須用重砲，亦如用步槍然，多在以彈遮攔敵人之前進。此外空中以飛機戰，水底以潛艇戰，類皆愈出愈奇，尙有露天地洞，與閉天地洞，爲砲彈所不能及者。兩方兵士相遇，則以徒手搏擊，甚有閉戰時，固若無人，不知其戰鬥地點在於何處者。惟其所耗子彈極多，以噸數計，總在幾千幾百噸以上（每一噸合中國一十六担八）。此種戰術，因彼之製造子彈有加無已，且發彈係以機器，不費人力。現有最新式機關槍一分鐘可發一千五百顆子彈者，以一百顆爲一盒，計算每一分鐘可發十五盒，彼固不求一命，務在多發子彈，堵截敵人而已。若游勇戰術，則與之相反，彼視子彈如生命，非必中者不輕施放，而有五十顆子彈，便已十分滿足。以現在軍隊論，每一兵士，至少有二百顆以上子彈，何以言北伐，猶以爲少？豈命中之技，尙不及游勇耶？諸君須知子彈之接濟與補充，有在後方者，有在前方者。游勇之重視子彈，因而子彈止有此數，非遇敵人

則無補充之機會，故不在後方接濟，而在取諸前方。此不獨游勇爲然，卽如粵軍自接閩以至回粵，其子彈皆取自敵人爲多，而不專恃後方接濟，其明徵也。若在無槍砲而用弓箭之時代，射箭比放槍更難，而古時有百步穿楊者，卽在於能命中，否則臨陣之際，最多隨帶三四十枝箭矢，若無命中能力，卽不啻無的而發矢，只須數分鐘間，矢盡而已亦就擒，又焉能戰？槍砲亦然，不能命中，則子彈之消耗多，而殺敵之效力微。前者北京天壇之戰，段祺瑞軍隊耗去三百萬子彈，而張勳之兵死傷，合計不過二百七十餘人，此則由於不能命中之故。由是觀之，子彈之有著，在能命中，若不能命中者，子彈雖多，皆爲資物。近時兵士往往輕於放槍，不問命中與否，放槍時，甚有高抬兩手，或緊閉眼睛者，此何異於無的而發矢。須知子彈至爲寶貴，中國既無若干大兵工廠，不宜學歐洲戰術，以子彈爲遮蔽，宜學游勇戰術，視子彈如生命。但平時須練習射擊，務求命中，不使虛發。此爲軍人之勇，有恃無恐之第一要件也。

何謂能隱伏？卽避彈方法。但此種避彈，非如義和團之用符咒，乃係利用地形，爲人

身之隱蔽。予在安南時，常與敵詢非一般游勇，使云：人立地上，靶子頗大。敵人一望即知，故須藉地形以爲隱伏之所，或藏在石頭之後，掩蔽其首，以使靶子縮小，敵人無標的可尋。我尙可從容窺察其舉動，即在子彈如雨之際，尤宜深自閉藏，勿庸驚竄，因此時前後左右，必無敵人蹤跡也。游勇之所進者如此，彼蓋得諸經驗，而與操典中所謂利用地形或地物者，即相暗合（地形屬於天然的，如石頭是；地物屬於人工的，如一切建築物是）。故隱伏亦一爲技能之一。

何謂能耐勞？此與隱伏相關者。我亦嘗聞諸游勇，彼謂隱伏秘訣，祇是不動二字，至少須能耐十二小時之勞，直至深夜，始可潛行。因子彈之速力異常快捷，人雖有追風之絕足，必不能過於子彈，走避易爲所中，不如耐心隱伏，較爲安全也。此尙有實例可證。前黃克強在欽廉起事時，有一次僅餘四人，逃在山上，敵之圍攻者約六百人，然彼實不知僅有四人也。來攻時，皆用三十餘爲前鋒。而此四人者，如何抵禦，據其事後所述：敵人未來時，則隱伏不動，俟彼來襲，近在五十步左右，始行開槍，每開一排，必死敵二三人，

連開三四排，敵人之死者十餘人，卒以脫險。此一役也，即全有命中，隱伏、與耐勞之技能，否則以四人數六百人，當有幸焉？

何謂能走路？現時中國尚未有完全健壯，行軍之際，專恃走路，練習之法，祇須日行二十里。十日以後，每日遞加五里，如此，則不覺勞頓，兩腳力自健。彼游勇戰槍，亦即以善走稱，尚有實例可徵，北軍一到南方，卒以山嶺崎嶇為苦，南軍則如履平地，快捷異常，是為我之所長，敵之所短。故曰走路一端，亦為技能之必要，不可不注意也。

何謂能吃糧？游勇所恃之糧食，即此妙法一種，每一擔帶十斤，可支六七日，不至苦饑，遇有作戰時，且無須費造飯時間。此亦為游勇之特長，勝於正式軍隊者。去年湖南援鄂之役，其始占據地方不少，卒因後路糧食缺乏，乃至於敗。糧食亦為補充之一，倘能如游勇之吃糧，則於行軍極為簡便，既免飛禽耗粟之苦，而給養亦不思煩難也。

軍人之勇，於技能以外，更有明生死之必要。不明生死，則不能發揚勇氣。所謂勇，即不怕二字。然暴虎馮河，人之所能，獨至於死，則卒有不怕者，以欲生惡死，人之常情

也。研究此問題，爲哲學上問題，人生不過百年，百年而後，尙能生存否耶？無論如何，莫不有一死，死既終不可避，則當樂此時機，建設革命事業。若僅貪圖俄頃之富貴，苟且偷活，於世何裨？故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死得其所則重，不得其所則輕。吾人生今日之世界，爲革命世界，可謂生得其時，予我以建功立名之大好機會。夫湯武革命，孔子且贊稱之，彼不過帝王革命，英雄革命。而我則爲人民革命，平民革命，乃前不及見，後不再來之神聖事業，先我而生者，既不及見，後我而生者，亦必深自恨晚，且不知若何羨慕？故今日之我，其生也，爲革命而生我，其死也，爲革命而死我，死得其所，未有善於此時者。諸君試觀黃花崗烈士，從容就義，殺身以成其仁，當日雖爲革命而犧牲，至今浩氣長存，極歷史上之光榮，名且不朽。然猶曰爲革命失敗而死也。若此次革命乃必成之功業，又何憚而不爲？又何死之可怕？今日集此一堂者，大半皆在二十歲以上，至多更有八十年之壽命，終不免一死，死於牖下，與死於疆場，孰爲榮譽？是在明生死之辨，如孟子所謂：「一所欲有甚於生者，捨生而取義也」。故爲革命而死者，爲成仁，爲取義，非

舊世庸庸碌碌之輩，終日醉生夢死，無所表見，又非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諸君既爲軍人，不宜畏死。畏死則勿爲軍人。須知軍人之爲國家效死，死重於泰山。我死則國生，我生則國死。生死之間，在乎自擇。明生死，則能鼓其勇氣，以從事於革命事業，爲革命軍人。革命成功，可立而待。將來之幸福，且無窮極。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其價值之重可知，諸君幸其勉之！

第五課 決心

(一) 成功

之 (二) 成仁

不 一 軍人生在今日，有改造國家之責任。改造國家者，質言之，卽改造成新世界，於破壞者之後，加以建設之謂。負此責任，全在吾人之決心。決心於何見之，在乎精神。精神者，一 卽成功之證券及担保也。軍人精神，前已言之：第一之要素爲智，能別是非，明利害，自識時勢，知彼己，然後左右逢源，無不如志。第二之要素爲仁，而所以行仁之方法，則在

武力建設

五一

實行三民主義。此三民主義，亦即美國總統林肯所言。民有，民治，民享之說相通。第三之要素，軍人須具有技術，始足應敵；又須明於生死之辨，不至臨事依違，有所顧忌。此三者，爲軍人精神之要素，欲此之發揚光大，非有決心不能實現。但所謂決心者，須多數人決心，合羣奮發而爲之，非少數人所能集事。諸君要知此次出發桂林，尙須奮勇前進。雖曰桂林山水甲天下，非以出師安插時乘之地，將欲改造新世界，以求一勞永逸始可。因此所生之結果有二：一曰下功，二曰成仁。

所謂成功成仁者，乃爲天賦之革命事業。吾人何爲而革命？務在造成安樂之新世界，期其成功；不成功，身誓死。死即成仁之謂，古之志士有求之而不可得者。此次諸君隨軍總統出發，從事革命事業，非成功，即成仁，二者而已。成功則造出莊嚴華麗之國家，共享幸福，不成功，則同葬一死，以死吾黨之光輝主義，亦不失爲盡身成仁之志士。雖然，均一死也，有泰山鴻毛之別；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新世界而死，則爲死重於泰山，其價值乃無量之價值，其光榮乃無上之光榮，誰能圖之。吾人生在惡濁世界中，欲打破此

舊世界，剷除一切煩惱，以求新世界之出現。則必有高尚思想與強大能力，以爲之先。在吾國數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如此，則人人不獨親其親，人人不獨子其子，是爲大同世界。大同世界，雖謂天下爲公，要德化者有所養，壯者有所用，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實能實現；然後不見可欲，則民不爭，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俄國新創設之政府，雖與此相似，其志者，幼者；廢業者，皆由政府給養，故謂之勞農政府。其主義在打破舊族貴本家之專制。因俄國革命黨，乃被各國合攻，然迄今數年，仍不能勝。此即因俄國新政府，具有決心，始能貫徹其主義。否則爲俄國之敵者，王黨勢極強大，哥薩克兵力亦不薄弱；此外尚有歐美諸國，恐其新主義傳播，將不利於己，因之羣起與抗。有種種壓力，俄國若稍有懈怠，則必不能成功。其卒能成功者，決心而已。

吾人若欲建設新世界，則亦必思如何始能建設，非可託諸空談也。今日世界，乃自私自利之惡濁世界。在此世界中之人類，既無保障，又無希望，且陷於悲端痛苦，於是有生

厭世思想者。若論軍人地位，吾國常有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針之俗諺，意謂其人必爲身無職業，以當兵爲生活之末路者。此雖由中國輕視軍人之故，亦以實際上無何等希望，故有此語。以予觀之，不特軍人爲然，即一般社會前途，亦復非常慘淡。在諸君之爲軍人者，無論爲官爲兵，雖有薪水火食，僅足自活，而父母妻子，尙不能無所資以爲扶養。故在此舊世界，實無一人可以脫煩惱者。

今日國人多羨慕僑商矣，諸君必以爲彼有多金，宜可高枕無憂，而抑知不然，華僑之初往外洋也，實乃被賣爲奴，廣東語謂之豬仔。從前有百巴招工，南洋招工，在澳門等處，以此買賣爲業者，謂之豬仔館。其被賣出洋之輩，率皆中國人之窮無聊賴者，始肯出此。諸君但觀其今日之富，而不知其當日之苦。且總計一年中，出洋者不下數十萬人，其能致富回國者，爲數復極寥寥。予因此憶及予友嘗爲予言，彼前在南洋時，一日與外國人同行，路經華僑所開設之礦場及樹膠園，見外國人者，指點告予友曰：此皆中國人之鴻圖，而收吸吾歐人領土精華之成績也。予友無以應之，適復前行，過一大墳場，予友乃以問外

國人，高舉樂者何耶？外國人曰，墳場耳。予友曰，爾謂中國人出洋致富，爾尙未知中國人之因出洋而橫死於是間，如此塚中之骷髏者，不知凡幾也！由此以觀，南洋華僑之狀況，大略如此。尙有美洲華僑，其生計雖較南洋華僑稍勝，然一生幸福，亦復有限。大率美洲華僑，二十五歲出洋爲傭工，在外十年，稍有所積，至三十五歲時回國娶妻。娶妻之後不及半載，資餘已罄矣。又須出洋十年，直至四十五歲回國，稍得餘資，乃建家宅。宅成而金又盡，仍不克寧居。迨第三次出洋以後，如能得資，以贖置田畝，然至少已五十五歲矣。遠適異國，昔人所悲。彼美洲華僑者，三十年中，家居之日不及二載，亦未見其能安樂也。

予於此，尙有實例爲證。君言之，諸君今日未有一千萬財產，必以爲果有一千萬者，其愉快何若！以予所親見之例證，則適相反。予前此由香港赴南洋時，同舟者，有一華僑富翁，家產約二千萬。予與君同在一等客艙，常相晤談。彼乃日日訴苦，似欲予爲之分憂者。予始甚詫異。迨舟行日久，頗厭惡之。因自往大艙中，覩彼出洋之工人（即被賣出洋之

犧牲)。私利心重，彼工人之痛苦，一被宣佈爲甚。而猶不然而。工人雜坐一團，其狀至樂，有開謔者。有囁語者。此時予又大詫，何爲之多財多貴，尙不若工人之能過其樂也。迨折回自己船中時，所謂富翁者，謂書僑在船中，予因告以這行大難，見彼出洋之工人，却甚歡樂，而予已積產二千萬，假如有幾何，抑有不近人情之非耶？富翁聆予言，蹶然而起曰，我在三十年前，亦工人也。不如彼洋之工人。同至樂也。今雖有二千萬財產，不惟不樂，且憂甚。試問兒女成行，學者碌碌，費財給於我。我子復多不肖，長幼耗我數百萬，次者所耗亦百餘萬。後子復生孫，孫復生子，億萬二千萬財產，何以維持？又安得而不憂耶？雖是以觀，財產雖多，仍不免於愁苦。諸君試於一身之外，計及妻兒，則亦不能不作此感想也。尙有一例，香港某商，從前富有積產之家，恐其子孫浪費，而以家產託之善堂管理。將其入己之數，捐入善堂，留一半以遺一孫；以爲如此，可以永久保存。不知此善堂尙可行，今則善堂中人，亦多坐觀其愁名目，應取金錢。故廣東善堂，人有目之爲善者。依以上二例，可見現今世界，不論財產，幾無一人不在痛苦之中。非獨軍

人爲然。即以軍人論，能如李純王占元者，有幾人乎？以彼之費餉人民，盡產至數千萬，亦云位尊金多矣，乃一則不得其死，一則不爰於位。下此者更無論。蓋現在世界之社會生活，必無畏果，須決心改造新世界。始有安可言也。安樂之新世界，果如何改造耶？此時中國人皆自以爲民窮財盡，其患在貧。而外國人乃垂涎中國大富源，且欲瓜分之，則中國之不貧可知。以桂林言，所有石山皆可通成洋灰，而身謂士敏土，將來科學進步，機器發明，多爲石山。實乃貴金，止此一端，已足致富。此外農產之礦產甚多；各省產皆如是，外國人常有欲圖揮者。中國產煤，各各國定，倘完全開發，可供全世界數千年之用。不過中國不自開發，貨美於地，猶如珍寶藏在鐵櫃，若無鑰匙，終不克而巳。廣京俗語，有所謂「夾匙夾高者（夾高即鐵櫃之類）」中國之貧，正坐此病。倘能用其聰明知識，從事開發，則吾人自身之幸福，與子孫之幸福，實無窮矣。此造安樂之新世界，即在乎此。

新世界國家，與以前國家不同。通富國家惟以保民，而不能教民養民。真能教民養民者，莫如三代。其時非自學校，自有定制，教養之責，在於國家，後世則不然。所謂國家，

無論政治若何修明，如漢之文景，唐之貞觀，能保民斯爲善矣。今日所抱改造新世界之希望，則非徒保民而已，舉凡教民養民，亦當引爲國家之責任。試觀俄國新政府，彼之革命發生，尙在我後，成績較我爲優。因其目的不在謀一人生活，與一家生活，而在謀公眾生活，如牛乳等之精良食品，先給幼者；老者，病者次之，軍人又次之，最後始及於普通人；又如貧民之無力入學者，國家須設法扶助，使得入學，此即所謂人人不獨親其親，人人不獨子其子，以教以養，責在國家，大同世界，所以異於小康者，俄國新政府之計劃，庶幾近之。

由俄國而反觀吾國，其情況之比較如何耶？俄國革命，爲打破政治之不平，而吾國今日則尙無大資本家產出，祇須用預防政策，較俄國更易爲力。彼俄國之新政府，名爲勞工政府，實即農工兵政府，其軍人皆有主義，有目的，故能與農工聯合而改造新國家。吾國今日之軍人，倘亦具有主義及目的，決心改造新中國，其效果必在俄國上。何以知其然也？俄國在寒帶，而中國在溫帶；俄國有資本家，而中國無資本家；無論天然的方面，人

爲的方面，均較俄國爲勝。將來倘能成立新國家，苟有新組織，則必不似舊世界之痛苦。預料此次革命成功後，將我祖宗數千年遺留之寶藏，次第開發，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國家皆有一定之經營，爲公衆謀幸福。至於此時幼者有所教，壯者有所用，老者有所養，孔子之理想的天同世界，真能實現；造成壯嚴華麗之新中華民國，將駕歐美而上之！諸君思此無量幸福，視彼南洋之富翁何若？視彼李輝王占元又何若耶？而所以博此幸福者，則全在此次之革命與此次之革命軍人。此次革命爲順天應人之事業，必能成功，前已言之。設若不成功，則如何耶？古人有云：「濟則國家之靈，不濟則以死濟之」。死者何？成仁是也。成仁而死，極有偉大之價值，縱使前仆後繼，犧牲多數人之生命，而能博得真正共和，即亦無所吝惜。是在立定決心，從事革命，成功而後，匪獨公衆之福，抑亦私人之利。試舉一例，舟在大洋，觸石將沉，乘舟者若不協力救助，猶自檢點行李，試問舟果沉，行李尙能獨存乎？吾人對於國家，亦卽如是。坐視其亡，將無立身之地，救亡之責，總懸軍人。今者諸君，將由桂出發，其所取之途徑，卽不外成功與成仁二者。

軍人精神教育

卷〇

一言以蔽之曰：決一而足。決心則精神奮發人之精神。造此危存之革命，中華民國國家，實賴賴之，諸君勉乎哉！

革命軍的精神

——頒發觀音山衛士獎牌訓詞 十三年元旦日——

今天執行獎賞，頒發從前在觀音山打仗有功諸衛士的獎牌。這是本大元帥親自行賞的第一次。本大元帥自執政以來，從沒有親賞過將士的。因是推翻滿清之後，我們軍士的奮鬥，和從前大不相同，像：黃花崗、武昌、鎮南關、河口，幾次起義，我們的人數都是很少，打起仗來，沒有那一次不是以幾百人，去打幾千人或幾萬人的；以後便不能像那一樣繼續奮鬥。近來，像那樣繼續奮鬥的軍隊，只有前年觀音山的衛士；所以今天便來論功行賞。實在來說：觀音山的衛士，值不值得一賞呢？當陳炯明逃反的那一夜，我們觀音山的衛士，只有五十多人。所有的武器，只有三十枝手機關，子彈不過一萬多發。叛軍最初來攻的有一千多人，不久加入楊坤如一千多人，後來又到他項軍一千多人，統共有四千餘人，圍攻觀音山。直到起事第二日止，攻了十幾點鐘，毫沒有間斷。總是攻不下。到後

來我們子彈打完了，安全退出。像這樣奮鬥的精神，真是近來沒有的！今以此次東江的戰事比較：兩個月以前，我們有三萬多人，在惠州博羅，打不過敵軍二萬餘人。現在敵人的殘軍，散在東江的不過幾千人，我們有三四萬人，還是不敢前進。像這樣說起來，比較觀音山的衛士，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我從前常常對人說：「革命軍」的力量，是和別種軍隊不同的；必要能以一當十，才算合格。用幾百人可以敵幾千人，那才算是本事！如果不能，便是大恥辱，便不算得是「革命軍」。前年觀音山的衛士，便是以一當百的「革命軍」，所以值得本大元帥來獎賞！民國成立以來，我理想上的「革命軍」，只有這次觀音山的衛士，足以當之！這種奮鬥的精神，實在不可磨滅。所以乘今天民國十三年元且，來獎賞各位勇士，做一個大紀念。希望我們全體軍人，從今天起：都應該恢復吾黨從前革命的精神，以一當百，去圍國賊奮鬥！決計在今年之內，掃除軍閥！統一民國！

怎樣作革命軍

——對東路討賊軍演說詞 民國十三年三月十日——

東路將領兵士諸君：諸君是許總司令和張旅長的部下，許崇智同張民達都是我們革命黨很熱心的同志，你們各將領大多數也是革命黨；所以東路討賊軍的長官，都是革命黨。大家營兵士的，今天到這裏來聽本大元帥講話，試問諸君是不是「革命軍」呢？許崇智是革命黨，照道理講：所帶的部下，自然該是「革命軍」。且許崇智向來很聽本大元帥的話，絕對服從本大元帥的命令。譬如民國十年本大元帥說起北伐，他便同到桂林。民國十一年改道北伐，他便先到韶關南雄，攻破贛州。後來得了贛州，聽到說陳炯明在廣州造反，便回師來討陳炯明，在韶關打了一個多月仗。因為沒有接濟，不幸而失敗，退回江西，又打到福建，到了福州，去年本大元帥要肅清東江，消滅陳炯明的餘毒，調他回廣東來；他便不要福州地盤，打回廣東。後來到潮汕，打了一次敗仗，便退回廣州，和廣州各友軍會合。

。所以許總司令在這兩三年之中，打到江西，退到廣東；又折回江西；打到福建，再打回廣東。敵據三省，走路有了幾千里。疲倦勞瘁，艱難辛苦，是許多人都做不到的。你們的許總司令總是忍爾奮鬥；所以許總司令是很能磨耐勞吃苦的，是一個很好的革命黨！諸君都是受許總司令指揮的，許總司令既是很好的革命黨，諸君當然可以叫做「革命軍」！但是本大元帥今天來同諸君講話，還不敢心把「革命軍」的名號，加在諸君身上；就是諸君將來可不可以說是「革命軍」，還要看以後的成績！

此刻在廣東的軍隊，有滇軍、湘軍、豫軍、粵軍、桂軍、贛軍、山陝軍，總共有六七省的軍隊，都來爲革命出力。但是依我看起來，沒有那一種軍隊，可以居「革命軍」的地位！本大元帥有一天對湘軍講話；希望湘軍變成「革命軍」。今天來同很革命黨的部下講話，也是希望變成「革命軍」！以前革命奮鬥，雖然不能叫做是「革命軍」；但是希望從今天聽過這番話之後，便要變成「革命軍」。怎麼樣才可以成「革命軍」呢，甚麼是叫做「革命軍」呢？「革命軍」是用一個能打得十個，一百個能打得一千個，一千個打一萬個，一萬打

七萬。像這樣用一倍去打十倍的軍隊，才叫做「革命軍」。如果你們東路討賊軍打的仗本多，但是過細着算起來，是不是用一千人去打一萬人呢？打勝仗的時候，或者是用五百人去打一千人，或者是用一千人去打一千人？好像在福建水口打仗，東路討賊是用一千人打北兵兩千人；但是總算有用一千人去打一萬人的。我提倡革命，是革命黨的領袖，很想造成一種「革命軍」在粵在的軍隊都不是「革命軍」；只有辛亥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廣州起義的軍隊，才可以說是「革命軍」。當他們起義的時候，在廣州的清兵，有滿洲的駐防軍。有李準的水師。有張鳴岐的陸師，總計算起來，不下五六萬人。「革命軍」的人數，不過兩三百人；那裏有今日這樣多的軍隊呢？當時的武器不過是：手槍，炸彈，那裏有今日這樣好的長槍大砲呢？那樣少的人數，只用手槍炸彈，一經發動，便攻進水師行台和督衙門。後來因為約定的外號，沒有趕到，便完全失敗，死了七十二人，葬在黃忠崗。所以黃花崗，所葬的七十二人，就是那一天炸死了的「革命軍」。都是舍身成仁的烈士。所以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都不愧稱爲「革命軍」！假若當時我們的「革命軍」有二三千人，或者敵人祇有二千人，那一次

革命，便可以成功。但是當時廣州的清兵不只三千人，有了五六萬人；我們的「革命軍」，又沒有三千人，只有兩三百人；梁容太相懸殊，所以結果歸於失敗。至於以戰論戰，當時城內之戰，可算是成功。那支革命黨只有手槍炸彈，使用一個人去打兩百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軍」；所以我們今天要紀念他！我現在所希望的；不能說是用一個人去打百人的軍隊，總要希望革命黨的部下，有革命的精神，最小的程度，要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如果不能，便不能當「革命軍」的名義！我在戰場，常常敵兵士前進。官長總是說：前面的敵人有好幾百呵！我們的隊伍只有一二百人，怎麼能夠前進呢？我就對他們說：你們拿一點奮鬥的精神出來，教兵士開槍衝鋒，把敵人打死他一些，他們就要寒膽。到了敵人寒膽，就是他們的人多，又有甚麼用呢？官長又說：難道敵人沒有槍嗎？難道敵人的槍不打人嗎？因為他們都不是「革命軍」，所以我就不責備。諸君今天知道了甚麼是叫做「革命軍」之後，就要發思想：到底有沒有這種道理？如果是有這種道理，便要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你們就是被敵人打死了，也可以陪葬黃花崗，留名千古！如果不然，你們將來死了之後，不但

是不能陪葬黃花崗，萬古留名；就是現在活在世上，也沒有人知道。大家都是兵士，是有槍階級，有槍的「革命軍」，用一個人至少可以打死十個敵人。有槍怎麼可以打死人呢？諸君是軍人，當然是知道的：要放槍可以打死人，便要命中。如果不能命中，便不能死人。通常有了槍，上了子彈，便可以打死人，這是諸君知道的，可以不必多講。但是在戰場上，有了槍上了子彈，雖然可以打死人，還要放槍的人，有很好的膽量！如果沒有好膽量，便手顫腳亂，在平時雖然可以打死人，在戰時便不能命中，不能打死人。所以當「革命軍」的人，第一要有膽量。黃花崗上十二烈士，當起義的時候，沒有長槍，只有手槍炸彈。專用手槍炸彈，便打進制台衙門。他倒是靠甚麼呢？就是靠膽量，有勇氣，有革命的精神；所以能用一個人，去打兩百個敵人，不是用一千人，去打一千敵人；若是用一千人，去打一千敵人，那是尋常軍，不是非常的一「革命軍」。所以當「革命軍」的，第一要有膽量。有了膽量，才可以打死人。膽量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爲甚麼原因便有膽量呢？膽量是從革命精神裏的！革命精神是爲甚麼原因發生的呢？明白「革命道理」，才有革命精神！革命精神！

是由於革命道理發生的。甚麼是革命的道理呢？「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就是革命的道理。你們的官長都是革命黨，平常把「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話，大概對你們講得很多，請看大概也很明白那些道理。我今天再把「三民主義」的道理，來同大家講一講：

「三民主義」是甚麼呢？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種「三民主義」是甚麼用法呢？「民族主義」是用來對外國人打不平的。從前中國人做滿洲人的奴隸，滿清壓迫中國，有了兩百多年，那是很不平的。因為那種不平，所以本族便打異族。本族去打異族，便要提倡「民族主義」，要四萬萬人結成一個大民族團體。十三年前的排滿成功，就是一部分的「民族主義」成功！滿清推翻之後，還要受外國人的壓迫。因為滿人從前把我們的權利，都送到外國人手內，立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至今還沒有修改。這好像是主人沒有錢用，借別人的錢，便把他的奴隸轉押到別人，寫過了雙重的身契一樣。所以現在脫離了滿人的奴隸，還要做外國人的奴隸。從前在滿清的時候，是做二重的奴隸；現在脫離了滿清，還要做一重的奴隸。我們現在要廢除不平等的條約，好比是要收回身身的契

約一樣，是要中國同外國成一個平等的地位。如果那些條約不廢去，中外便不平等，我們無論有甚麼話都不能講。諸君是在廣東，知道廣東的海關稅，我們不能收得。爲甚麼中國不能收自己的關稅呢？因爲有外國人管理！譬如諸君坐船到香港，在廣州上船，就有外國人查關。如果到日本，無論在日本的甚麼地方上岸，查關的都是日本人。爲甚麼中國要用外國人查關呢？就是因爲外國人佔了我們海關！外國人佔住中國海關，便是一件不平的事！這件不平的事，是諸君已見已知的。尙有許多不平的事，諸君還沒有看見，還不知道！我們要除去一切不平的事，脫離做外國人奴隸的地位，所以還要提倡「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甚麼用法呢？是用來對本國人打不平的。我們中國幾千年以來，總是一個專制國家，祇有皇帝一個人是主人，人民都是奴隸。人民是皇帝一個人的私產，所以古人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人民爲甚麼對於皇帝要稱臣呢？大家都是人，做皇帝的不過是一個管公事的人，爲甚麼單獨他一個人要做主人呢？國家是人人都有份的，好像一個大公司，人民便是股東。中華民國是四萬萬人的大公司，大家都是股東。

你我也是股東，那才是真民國。專制帝國是東家生意；共和民國是公司生意。從前的專制，在辛亥年已經推倒了。從那個時候以後，人人都是股東；國家有了利益，大家可以共享。要成這樣的真民國，便要有「民權」。有了「民權」，才能够把國家變成大公司，讓大家都可以說話。所以說「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甚麼用法呢？是用來對大富人打不平的！一國之內，若是有了大富人，國家大事就被他們壟斷。窮人沒有飯吃，沒有衣裳，就不得不做富人奴隸。這也是一種很不平等的事。要把全國的貧富，都打到平等，便要應用「民生主義」。所以「民生主義」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都是一樣的道理。都是用來把不平等的事，打到平等的！

諸君要知道怎麼樣應用「三民主義」；必要把「三民主義」的事實，澈底明白，然後才能够完全實行。譬如就「民族主義」講：假若能够實行這種主義，便可以挽回許多利權。我們現在有種種的錢，每日都是在無形之中，奉送到外國人。總算起來，每年有二三萬萬；就是每月奉送一萬萬。像這樣大的損失，是在甚麼地方送去，我想大家必不知道！現在舉一

個例來對大家說明：像外國人到中國來，總說是通商。通商是做甚麼事呢？就是把中國的土貨運出去賣，把他們的洋貨運進來賣。考查最近的海關報告：進口貨總過出口貨的數目，每年有五萬萬。就是由於中外通商的關係。除了我們出口土貨和他們進口洋貨相抵以外，每年要多買洋貨五萬萬。這就是我們中國每年要損失五萬萬，每年要把五萬萬錢奉送到外國去外國進口的這些甚麼洋貨呢？大家都知道，我們從前穿土布，現在穿洋布。爲甚麼現在要穿洋布呢？因爲土布價貴，洋布價賤；大家愛便宜，所以穿洋布。洋布是那裏來的呢？就是由外國進口的！因爲大家都愛便宜，所以土布和洋布競爭，土布便失敗。由於土布失敗，中織鄉下人便不織布；到了不織布，窮人那裏有工做呢？由於不織布，全國就受不生利的害。愛穿洋布，就受利權外溢的害。由此，便弄到中國現在民窮財盡！平心而論：既然土布價貴，洋布價賤；我們當然不願多花錢，不穿土布來穿洋布。若是全國的稅關，我們自己有權管理。那麼還有辦法。就是多收洋布的稅，不收土布的稅；便可以變成土布價賤，洋布價貴。大家自然不穿洋布，來穿土布。大家都穿土布，那麼窮人都可以有

工錢。但是現在的稅關，我們自己沒有權管，都是歸外國人管，他們所定的稅率，恰恰相反。土布要同洋布一樣納稅；土布價貴，洋布價賤，他們的洋貨便暢銷於中國。中國由於暢銷洋貨，每年便有五萬萬的損失。其他各種運商的損失，還有七萬萬。如果把這樣大的損失，完全挽回，四萬萬人分；每人可以分得三元。但是現在不能挽回，四萬萬人公認；每人便要担負三元。我們說四萬萬人，是把老幼大小都包括在內。一家之中可以謀生的，普通不過一兩個人。一家的人數，普通總有十多人，一個人要損失三元，十個人便要損失三十元。這三十元的損失，在一家之中，普通都是由一兩個人擔負；所以中國人民每年所擔負的損失很重的。我們要免去這種負擔，不送錢到外國人，並且要補充我們的實業，多運土貨到外國去賣，賺外國人的錢，就要應用「民族主義」；大家同心協力，提高土貨，抵制洋貨，這是關於「民族主義」的事實上說到「民族主義」的形勢，一個國家好像是一個大公司。在一個公司之內，要大家各司其事，各人所得的薪金，總辦或者有十萬，股東或只一百。薪俸雖然有多少的不平等，但是地位必須要不平等。不能說受十萬的總辦，便壓壓

第一官的股東。皇帝和人民，都是無一樣。到了民國，實行「民權」，連皇帝也不要。人人都是主人，大家都是同樣的可以管國事；這便是關於「民生主義」的事實。最要緊的是均貧富。在一國之中，不可說富人總是坐在家內收利錢，每日遊手好閑；窮人便勞動無度，每日總是做苦工。要大家都做事，大家才有飯吃。凡人都可以優遊度日，享人生的幸福。所以說「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三民主義」，都是一貫的。一貫的道理，便是在打不平。「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對誰打不平的呢？是對富人打不平的！如果「三民主義」能够真實行，中國便是極公平的世界，大家便是很安樂的國民！但是現在民窮財盡，沒有那一件事是公平的；所以大家便受非常的痛苦。我們要把這種痛苦世界，起獲到安樂世界；所以大家還要奮鬥，去打不平！現在全國贊成「三民主義」的少，反對「三民主義」的多。我們要革命成功，把「三民主義」推行於全國；便要大家奮鬥，全體變成「革命軍」！「革命軍」打仗，不能用一個人祇打一個人，必要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一個人怎麼能

够打十個人呢？有膽量，便能够打十個人；有膽量又有槍，更能够打十個人。諸君在通常打仗的時候，那敢死隊，做先鋒，就是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但是像這樣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必要用多錢，惡大賞。軍隊打仗要多錢，便不能算是「革命軍」。要有多錢才打仗，那便是爲錢去拚命，不是爲「三民主義」去奮鬥。要大家爲「三民主義」去奮鬥，變成「革命軍」，便是要大家爲「三民主義」，變成「敢死隊」。爲甚麼要大家爲「三民主義」變成「敢死隊」呢？因爲爲「三民主義」去奮鬥，就是死了，也是成仁取義，所謂「仁義之師」。這種死法，是爲主義而死，不是爲金錢而死。像從前流鴻英造反，打到瘦狗嶺來，死了很多的兵士。但是那些兵士是爲金錢而死的，至今誰去紀念他呢？如果是爲主義而死的，像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就是千載之下，都要來紀念！大家以後去拚命，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必須爲主義去犧牲，不要爲金錢去犧牲，才叫做「革命軍」。中國革命，至今有了十三年。這十三年之中，革命黨爲國家去奮鬥，爲主義去犧牲，年年都是有的。但是旁觀的人常常說：「革命黨不要性命了不要身家，這種犧牲的行爲，真是令人崇拜，令人敬仰！」同時又有很

冷眼的批評說：「爲甚麼那些人不要性命，身家，去犧牲呢？如果爲主義去犧牲，有甚麼利益呢？那些犧牲的人，真是笨得很呢？」由於這種冷眼批評，便深入一般革命黨的心理。革命黨都受這種批評的毒，所以以前的真正革命黨，現在變成假革命黨！就是有很好的革命黨，現在也半信半疑，不能破完全是革命黨。他們所以有這種變更的原因，就是：因爲爲主義去犧牲性命，究竟有甚麼利益呢？爲甚麼那樣笨，連性命都去犧牲呢？若是這種問題都沒有想清楚，諸君今天聽了話之後，能不能發生效力呢？能不能變成革命軍呢？本是一個大問題！如果把那幾種問題看不清楚，就不發生效力。若是看得很清楚，像從前溫生才在南洋做生意，有一樣聽了我講話之後，便不做生意，回到廣州。當時駐防廣州的清兵，每年在瘦狗嶺會操一次。溫生才有一天在東門外，遇見滿洲將軍孚琦，在瘦狗嶺看操回來。他看見了孚琦的轎，便問是誰的旁人說：是滿洲將軍孚琦。他便攔住孚琦的轎，用手槍把孚琦打死。溫生才因爲要排滿，殺了滿人孚琦，目的已經達到，便非常的高興。所以巡警把他拿到了之後，他還是大笑，并說：我的本事，只能够辦一個滿人，現在達到了

目的，萬事都已完結，你們要怎麼樣便怎麼樣！從此以後，許多滿人都不敢到廣東來做將軍。等到最後，只有鳳山說：我不怕革命黨，我到廣東去，一定要把他們消滅。在鳳山沒有到廣東之先，革命黨便知道他要到廣東來，預備對待他。所以鳳山一到，革命黨使用炸彈把他炸死。從此以後，滿人便不敢再到廣東來做將軍。緣究那個原因：還是由於溫生才聽了我一次的講話，明白革命的道理。諸君今天聽了講話之後，如果人人能成溫生才；當日溫生才一人可以打死敵人的一個將軍，諸君一人便可以打死敵人的一個總司令！若是諸君大人都是視死如歸，和敵人拚命，便是無敵於天下。我們的「革命軍」，便有勝無敗！

從前的革命成功，是由於我在南洋演說，發生了溫生才的效力。現在的革命能不能成功，便要問諸君今天聽了我的演說之後，能不能發生效力？要問諸君能不能發生效力，更要問諸君關於革命成功，和自己有甚麼利益？如果大家能够答覆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的革命，便能够成功。若是大家都明白這個問題，變成用一個人打十個人的一革命軍，你們東路討賊軍現在有一萬人，便可以打十萬敵人。現在評估中國的，有多少敵人呢？此刻反對民

國的人只有曹錕吳佩孚，他們的親部下，不過兩三萬人；其餘都是勢利結合的。譬如：在廣東利用陳炯明，在廣西利用陸榮廷。敵人不過兩三萬，要消滅他，不必要東路軍的全部兵。要諸君的這兩三萬人，把他們那些反對民國的敵人消滅了；中國便可以太平，子子孫孫便可以享幸福。在諸君看起來，或者以為這是後來的事，和自己有甚麼利益呢？本來世界上做的事，都是利益的問題。有利益的事，才人人願做；沒有利益，自然不情願做。我們今天修革命黨，和一個人有甚麼好處？本來是一個離明白的問題！但是不能以為難明白，便不講清楚，因為不講清楚，便不能做「革命軍」。諸君現在當兵士，有甚麼希望呢？普通當兵士的人，都是想升官發財。如果另有方法，可以發財，連官也不情願做，所以大多數本是想升官發財。若是把升官發財兩件事，更比較起來，尤其以發財為最要緊。假若有人發了財，就是升他的官，他也不願去做。他以為發財的人，便很享福。因為這個原因，許多做官的人還要去逢迎發財的人。因為發財的人有這樣好；所以來當兵士的人想發財，去發財的人也想發財，攔路劫掠的也想發財，做官割地皮的也想發財，到南洋做豬仔的

也想發財，往外國做生意也想發財。就是在今天半夜，要人挑一百斤重的東西，上到白雲山頂，就是每人給一萬元，一定有很多人去挑。就全氣力不足的人，挑到半山之中，至於死掉了，也是甘心情願的。像這樣講：就是世界上的人，許多都是望發財。再說到現在打仗的人，都是望打到一塊地方，可以搶很多的金銀財寶，也無非是望發財；我今天和諸君講話，要諸君革命！如果諸君問我革命有甚麼益處呢？我便要反問諸君：發財有甚麼益處呢？我想諸君一定可以答覆我的，我也可以答覆諸君。就是革命成功，勝過發一千萬元的財，一千萬元的財，財是很難得到的；革命成功，便好過於發千萬元的財；諸君想發一千萬元的財，不過是圖安樂，想好衣食，想傳到子孫。若是革命沒有成功，國家便要亡，到國家亡了之後，像：緬甸、安南、高麗、的亡國奴，那一個能夠保存他們的錢財，去圖安樂，謀好衣食，傳到後代子孫呢？如果革命成功，國家自然強盛，外國的經濟壓迫，自然無從侵入，本國生出來的財富，交好好的分配；那麼，凡是中國的人民，都得安樂，有好衣食，可以永傳子孫。這豈不是革命成功，還要好過發一千萬元的財嗎？諸君現在沒有幾千萬

元的財，以爲發了這樣大的財，便有大益處。但是真正有沒有益處，必到發了這樣大財之後，才可以知道。誰若現在沒有錢，不知道有錢的人究竟是怎麼樣。在沒有錢的時候，想到有了錢之後，便是無憂無慮。因爲沒有到過這個地步，所以便起這種幻想。我今把一位富人的思想，對諸君講一講：我在二十年前，有一次自香港到新加坡，在船上遇到一位財主。聞得他當時已有千餘萬家產，後來竟達到七八千萬。在二十年前，海船是很慢的，要走上多天，自香港才可以到新加坡。那次坐在頭等艙內的，只有我和他兩個人，船上沒有別的路走，每日兩個人總是坐在一處。開船兩三天之後，殊覺無聊，每日早晚，只有我和他在一處談天。初見面時，一問便知他是一位南洋的大富翁。聞當時他的家當，已經有了一千多萬。以爲他能够發這樣大的財，一定是很有奉領，很有見識的人；所以也樂得和他細談，想由他探聽得多少南洋華僑狀況，爲革命宣傳之預備。殊不知他除了發財之外，一無所知！每天同我所談的話，都是訴他個人的苦。我以爲他是假裝成這樣的；後來過細探問，才知道他真是受一種人生的憂愁痛苦，不是裝成的。我從種種方面，爲他指導解脫，他終不

能够開懷，變成樂觀。弄得我無聊上再加無聊，實在討厭不堪。後來特地避開他，走到大船內，去看看那些大船客人，是如何度日。那次坐的船，是一隻豬仔船，是運豬仔客往南洋去做工的。我當時因為取他的船費便宜，才去搭那隻船；別的客商，都不願意坐這種船。這位南洋富翁，他也是和我的心理一樣，因為貪便宜，才去搭那隻船。同船的豬仔客，約有一千多人。我未到船之先，以為那些豬仔客，賣身去儉苦工，其愁苦必比富翁尤甚。不知我一到大船之內，便看見那些豬仔客，有唱戲的，有拉胡琴彈三絃的，有打紙牌的，有說笑話的。熙熙融融，其樂無極！較之富翁之感想，真有天壤之別。我經過此番景象之後，便回來對那位富翁說：「你看那些豬仔客，是何等快樂呢？他們一點家庭都沒有，反為不憂不慮。人生真要學得他們，那樣隨遇而安，樂天度日才好！何必自生許多煩惱，徒然自苦呢？」那位富人就答應說：「唉！你真有所不知。我從前到南洋，也是一個豬仔客呀！當時我也是同他們這一樣的快樂呀！後來辛辛苦苦，一生勞碌，才有今日。現在滿堂兒孫，個個都是靠我這個家當來吃飯。我看到我的大兒子，已經跟人學壞了，在外狂嫖賭博，

聽我說已經負債一百幾十萬，他所應得的家當，已經花完了。現在第二個兒子，不過是初成年，已經被大兒子致壞了，又跟他一樣。其餘未成年的兒孫，將來長大，我想都要學成一樣。這真是無法可設！像這樣想來，你叫我愁苦不愁苦呢？我一生艱難辛苦，積錢守節，節衣縮食。像這次我搭船到南洋，我的香港辦事人員，要同我買公司船票，我都不允許，還要他買這隻豬仔船的船票。我是這樣慳忍，他們便是那樣浪費。一場牌九，就可以騙去一萬多元！過細想起來，我一死之後，不要幾年，他們必定把我的家當完全花散了。由這樣想起來：你說我應該愁苦不應該愁苦呢？照這按以事看：便可知發了八財，反是更加愁苦！這是甚麼緣故呢？就是因為世界不好，我們的環境不好，我們的國家不好！我們要改造這些不好的環境，就先要把我們的國家改造好了，大家才可以得安樂，我們的子子孫孫，可以長享幸福。如果不然，就是發了大財，像那位南洋富翁，也是空的！諸君有許多是廣東人，都知道廣東從前自「十三行」。現在西關有一條街，叫做「三行」，就是從前做南洋商住的。在「十三行」中發財過一千萬的，有潘、盧、伍、葉、四大家。

潘、盧、伍、葉、的家產，到現在是怎麼樣呢？他們的財產，不過幾十年，便化爲烏有！用這一段故事講，就是說：發了幾千萬財，傳到子孫，還是靠不住的！照頭一段故事講，南洋發大財的人，我們以爲他是很安樂；但是心理上還不及坐大輪的豬仔那麼快樂！因爲發財的人總是憂慮多，覺得自己的日子，雖然可以過去，子子孫孫還憂過不去。諸君將來發了財，一定也是像他們那一樣！

說到我們的革命，對外要用「民族主義」，挽回每年十二萬萬的損失。對內要用「民權主義」，把國家變成大公司；在這個公司內的人，都可以分紅利。「民生主義」就是用國家的力量去開鑛；好像南洋鑛商，把各種鑛產開出來之後，大家都可以發財一樣。此外還有開闢交通，振興工業，發展商業，提倡農業，把中華民國變成一個黃金世界。達到這個目的之後，大家便可以享人生的真幸福，子子孫孫便不怕窮！從前南洋的富人，他的財產不到兩代，便化爲烏有。廣東十三行的潘、盧、伍、葉、四家，子孫到二代，便有做叫化子的。我們的革命成功，把中國變成了黃金世界，不但是一個人的子孫可以享幸福，就是衆

人的子子孫孫，都是永遠的享幸福！像用這樣兩種情形比較起來，誰好？誰好？是革命成功好呢？依我看起來，革命成功是好得多！說到此地，如與諸君問我：革命成功有沒有利呢？我便要說：革命成功有大利，比較發財的利益要大得多！大家明白這個道理，便應該做敢死隊，去拚死命。從前溫生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能夠打死時。諸君現在明白這個道理，便能夠推翻曹錕吳佩孚。推翻了曹錕吳佩孚，中華民國便是四萬萬人的大公司。我們都是這公司內的股東，比較發了千萬元的財，還要好得多。從前到南洋做豬仔的，有多少人發過了一千萬元的財呢？大概在一萬人之中，難得出一個人。諸君現在此地聽話的人有多少呢？要發一千萬元的財，是不是難呢？這是很難的！此刻廣東有這些軍隊，要革命成功，是不是容易呢？這是很易容的。所以與今天來和大宗講話，勸諸君不要做難事，去想發財，要做容易的事，把想發財的力量拿來革命。革命成功，便是爲自己造幸福！你們的長官都是黨命黨，從前或者也聽過了這種講話。這次在東江打仗，雖然一時失敗；但是從此以後，大家都變成「革命軍」，去做敢死隊，同心協力推翻曹錕吳佩孚，我

怎樣作革命軍

八四

的革命便永遠成功，中國便可以造成黃金世界，諸君的子子孫孫，在這個世界之內，便永遠可以享幸福！

革命軍的責任

——對湘軍演說詞 民國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湘軍將領兵士諸君：本大元帥今天在這地和大家相見，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并且可以和大家講話，更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本大元帥今天來對湘軍兵士講話，是希望湘軍從今天以後，都能變成「革命軍」。諸君聽！這次講話之後，便全體變成「革命軍」，那才不負革命黨全體同志的大希望！

甚麼是叫做「革命軍」呢？「革命軍」和尋常軍有甚麼不同呢？不同的地方，小而言之：「革命軍」的一個人，常常能夠打一百個人；至少也能够打十個人。大而言之：用幾軍的一千人，可以打破敵人一萬人；用我軍的一萬人，可以打破敵人十萬人。像這樣以少數常常能夠打破多數，訓練很純熟，武器很精良的軍人，才叫做「革命軍」！大家都知道十三年以前，我們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受滿洲人統治，被滿清政府征服了兩百多年。到了十三年前

，有革命黨起，用手槍炸彈，推翻滿清皇帝，打破專制政體，建設共和國家；所以十三以來，中國的名義上，才有中華民國之稱，表現於世界上。那次推翻滿清，成立中華民國，便是革命事業。講到當時的革命黨，人數是很少的。清政府在各省都練得有很多的新兵，在各險要的地方，又有滿洲的駐防軍。革命黨推翻滿清政府，究竟是靠甚麼本領呢，簡單的说：就是靠一個人能够打幾百個人！那時候的革命黨，因爲有那樣的膽量 and 犧牲精神，所以能够成那樣大的事業。本大元帥今天來同你們湘軍講話，要發生甚麼效果，才可以副人民的希望呢？希望發生的效果，就是要你們全部湘軍，都變成「革命軍」，步革命黨的後塵。爲甚麼我們在三二年前，能够推翻滿清。但是在這十三年之內，不能成立真正長國呢？最大原因，就是在推翻滿清之後，沒有「革命軍」繼續革命黨的志願！所以從前的破壞成功，建設還不能成功。以後要建設成功，便要有「革命軍」發生。如果沒有「革命軍」發生，就是再過十三年，真正民國，還是不能建設成功！湘軍各將士：這次到廣東，是爲主義而來的，是爲革命來奮鬥的。諸將士要能够爲革命去奮鬥，便是要變成「革命軍」。

甚麼是叫做「革命軍」，我剛才已經說過了：能够以一千人打破一萬人的軍隊，才可以說是「革命軍」。現在廣東有十多萬兵，都不能說是「革命軍」；因為他們都是用一個人去打一個人的。如果我軍二萬人遇到敵人一萬人，才敢去對陣，若是遇到了兩萬敵人，便不敢前進；像這樣的軍隊，有甚麼用呢？怎麼可以說是「革命軍」呢？至於本大元帥今天所講的「革命軍」，是一千人能够敵一萬人！像有這樣大力量的軍隊，在諸位軍事家看起來，或者以為不可能的事。大概照尋常的軍事經驗講：我軍無論練得如何精良，總要用幾個人去打敵人，才可以操勝算。譬如用三萬人去打一萬人，才可以說是有把握。如果敵人有三萬人，我軍只二萬人，便不能說是有把握。至於敵人有一萬人，我軍也只一萬人，更不能說是有把握。像這樣的軍隊，是尋常軍，不是非常的「革命軍」。世界上有非常的時候，就能够做非常的事業，便要非常的「革命軍」，才可以做成功。諸位將士不信，只考察十三年以前的革命歷史，革命黨和清兵奮鬥，沒有那一次不是以一敵百的。用一個革命黨打一百個清兵，是很平常的事。如果不然，便不能算是好革命黨！諸位將士是識軍，是從

湖南來的。湖南老革命黨，最著名的有黃克強。他有一次，自安南入欽廉起義。當時到欽廉來抵抗革命黨的清兵。有兩萬多人。黃克強帶的「革命軍」不過兩百人，所有的武器不過兩百枝槍。用那樣少的人，和那樣多的清兵，打兩個多月仗；到後來彈盡而援不至，還可安全退出。照這一次戰事說，「革命軍」就是用一個人去打百個人。像這樣的戰鬥，是非常的戰鬥，不可以常理論。像這件事不可以常理論的事，還是你們湖南人做出來的！所以本大元帥要大元帥以後能夠打勝仗，做非常的事，便要變成非常的「革命軍」，像黃克強那一次在欽廉打仗一樣。如果不然，就是再好彈多，還是送把敵人，自己沒有用處！

講到戰時，以一可以當百的道理，是要各位兵士先有奮鬥的精神。何以要先有奮鬥的精神呢？有了奮鬥精神，才能夠犧牲，才不怕死！軍人到了不怕死，還怕不能打勝仗嗎？奮鬥精神是從何而生呢？是從主義而生！兵士要發生精神，便先要有主義。先有了革命主義，才有革命目標；有了革命目標，才發生奮鬥精神。革命目標，到底是甚麼事呢？甚麼是叫做革命目標呢？大家都知道革命黨是拿「三民主義」來改造中國的。甚麼是「三民主義

「呢？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我們要明白了這三種主義，才能够幹革命事業！

大家都知道中國從前被滿洲人征服過了兩百多年，我們祖宗都是做滿洲人的奴隸，習故安常，忘其恥辱。後來我們爲甚麼能够推翻滿清呢？就是因爲明白了「三民主義」，知道自已都是漢人，總數有四萬萬。在明朝末年時候，被滿清征服了，壓迫了兩百多年，不能做主人，總是做奴隸。我們祖宗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對於滿清反歌功頌德，說清朝有深仁厚澤。到了後來，全國之內，不但是受滿清的壓迫，并且受英法德俄美國日本諸列強的壓迫。便有先知先覺的人，發明了「民族主義」，推究滿漢的界限，爲甚麼以少數的滿洲人，來統治四萬萬漢族呢？爲甚麼四萬萬漢族總是應該處於被壓迫的地位，做滿洲人的奴隸呢？便發生極不平的思想，漸漸宣傳，推廣到全國，四萬萬人都知道這是很不平的。古人說：「不平則鳴」。所以全國便要把這個不平來打平他，用極大的犧牲精神趕走滿人。由這樣講來：便知道「民族主義」是對外國打不平的！如果外國人和中國人的地位有不

平。中國人便應該革外國人的命。專就滿漢而論：因為全國人明白了滿漢的界限，知道滿人和漢人的地位太不公平，所以發起辛亥的革命。後來革命成功，便是「民族主義」達到目的。

甚麼是叫做「民權主義」呢？這個主義的道理，和「民族主義」是一樣的。「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國內有甚麼不平的大事呢？就是有了皇帝或者軍閥官僚的專制，四萬萬人還是不能管國事，還是做他們少數人的奴隸。饒這樣壓迫的不平，和外國人壓迫也是一樣；所以對國內的專制打不平，便要應用「民權主義」。提倡人民的權利。提倡人民的權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道理，是相反的。天下為公，人人的權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權利便有不平。這種不平的專制，和外族來專制是一樣。所以對外族的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義」；對國內的打不平，便提倡「民權主義」！

「民生主義」又是甚麼道理呢？這種主義，是近來發生的。五十年前，不但中國人沒

有講到這個道理，就是外國人也不明白這個道理，也沒有講過這種話。現在世界上最進步的國家，像法國、美國，都是從革命而來的。國外無外族的壓迫，國內無皇帝的專制。他們的政治，都是很修明的；國家又富庶又強盛。在幾十年以前，人民都是很享幸福的。但是近幾十年以來，工業發達太過，一切工作，都是用機器代手工。譬如耕田織布和一切製造，沒有不是用機器去做的。像大家由湖南到廣東的韶關，都是走路，再由韶關到廣州，不是走路，是坐火車。火車就是走路的機器，也就是運輸的機器。用一個火車頭，可以運幾千人，可以運幾十萬斤行李。那些行李，用很多的人，都難得挑動。如果專用人力去挑，非用幾千人和十多日，不能挑到。但是用火車，祇要一日便可以運到。所以火車便是挑東西的機器。火車就是一個大挑夫。一個火車頭所運的東西，可以替代幾千個挑夫。耕田是一樣，織布也是這一樣。一個機器做的工，可以代幾百人。機器越多，出的物件越多，賺的錢也越多。所以有機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富；沒有機器的人，便一日比一日窮。因為機器的生產，故生出貧富極大的不平等。由於這種不平等，便發生「民生主義」。從前說「

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對誰去打不平呢？是對資本家打不平的！因為有了機器，生出了極大的資本家，國內無論甚麼事，都被資本家壟斷。富人無所不為，窮人找飯吃的方法都沒有；放發生「民生主義」，為貧富的不平等，要把他們打到平等！這種主義，近來在外國很盛行，漸漸傳到中國。

諸位將士聽到這裏，便知革命黨所主張的三民主義，是很容易明白的。這三種主義可以一貫起來，一貫的道理，都是打不平等的。「革命軍」的責任，是要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的。能够明白打不平等的「三民主義」，才可以做「革命軍」，「革命軍」是為「三民主義」去奮鬥的，為「三民主義」去犧牲的！「革命軍」為甚麼要為「三民主義」去犧牲呢？「三民主義」成功了，造成一個甚麼國家呢？大家要知道我們將來可以造成一個甚麼國家，便先要知道現在的中國，是處於甚麼地位？大家生在中國的這塊地方，舉目一看，是一個甚麼世界？簡直的說：中國現在是一個民窮財盡的世界，是一個很痛苦的世界，無論那一種人，在這個世界之內，都不能享人生的幸福。現在中國之內，這種痛苦，

日日增進，這種煩惱，天天加多。我們看到這種痛苦世界，應該有悲天憫人之心，發生大慈大悲，去超度這種世界。把不好的地方，改變到好的地方；把這種舊世界，改造成新世界要達到這種種目的。其責任：就是在我們「革命軍」！我們「革命軍」實行這種責任，把「三民主義」完全達到目的，中國便可成爲一個交樂世界。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文明頂進步的國家，是英國、美國。他們國富民強，人民所享的幸福，比中國好得多。但是他們國內還有貧富的不平等，所以普通人民還要革命。他們革命是用甚麼主義呢？所用的就是一「民生主義」！因爲「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在他們國內已經成功。除英國美國的革命現在醞釀還沒有爆發以外；現在已經爆發了的，是俄國革命。俄國革命，發生於六年之前，現在已經完全成功。就是「三民主義」，在俄國已經完全達到目的！

「三民主義」在中國完全達到目的之後，將來變成一個甚麼世界？我們突然一想，或者不容易見到；但是把俄國現在是一個甚麼景象來一看，便可以知道。七八年以前，俄國人民也是很痛苦的。當歐戰的時候，全國加入協商國一方面去打德國。歐戰沒有終局國內發

生革命，便是要實行「三民主義」。對外不幫助協商國去打德國，對內推翻專制的俄皇。對於貧富的關係，反對世界上一切資本制度。因此列強當時便不去打德國，反移師來打俄國。故俄國革命，不但是皇帝的壓迫要反對；就是列強的壓迫也要反對，和全世界資本制度的壓迫都一齊反對。當時「革命軍」竭全力奮鬥，把所有的壓迫都打破了；於是組織一個新國家，叫做蘇維埃共和國，現已得英國意國承認了。所以俄國革命，可以說是完全成功。推究俄國革命的發起人，是由於三種人，叫做：農、工、兵。故俄國現時的政府，又叫做農工兵政府；是由於農、工、兵、三界人民派代表所組織而成的。所以他們的政府，所持的政策，對於這三種人民便特別優待。要知道我們革命成功的將來詳細情形，更可用俄國人民現在怎樣享幸福的情形，再說一說。俄國人民所享國家的利益，譬如從小孩子初生的時候講起：自幼長至成人，以至於年老，是受國家甚麼待遇呢？譬如一個窮人家生了小孩子，父母不能養活，報告到政府；國家便有撫育費，發給到父母去養活他。到了年紀稍大，可以入學校的時候，國家便辦得有很完全的幼稚園、小學、中學、以及大學，照他年

齡的長進，可以依次進學校，受從完全的教育；國家不收費用。若是父母有不教子女進學校的，政府更是懲罰父母，強迫子女去讀書。此所謂強迫教育，要全國的青年，人人都可以讀書，人人都受國家栽培，不要父母擔憂。至於窮人的子女，沒有衣穿，沒有屋住，沒有飯吃，國家都是完全代謀，不必要父母去自謀。像我們中國的小孩子，大多數有沒有能力去讀書呢？像諸位將士由湖南走到廣東，沿途所見的小孩子，有多少讀過了書呢？再現在演說場中這些放牛的小孩子，有沒有機會去讀書呢？故中國小孩子，多半沒有機會讀書，都是很痛苦的！長到成人以後，謀生無路，更是痛苦！再到老年，便更不了！故中國不做小孩子的時候苦，長到成人的時候苦，到年紀老了的時候也苦。一生從幼至老，天天都是痛苦！不是少數人痛苦，是多數人痛苦。如果和現在的俄國人比較，是甚麼情形呢？俄國人在幼年的時候，有機會可以讀書。在壯年的時候，有田可耕，有工可做，不愁沒有事業。到年紀老了的時候，國家便有養老費。像俄國的人民，可說是自幼而老，一生無憂無慮。推究他們這種幸福，是由於革命而來的，是由於行「三民主義」，用革命方法造成成功的

！在甚美的政治社會，至今還有貧富的階級；在現在的俄國，甚麼階級都沒有。他們把全國變成了大公司，在一個公司內，人人都可以分紅利。像這樣好的國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從前反對我的，是滿清皇帝；現在反對我的，是滿清留下來的武人官僚。這些武人官僚的專制，就是小皇帝的行爲。從前有諸先烈前仆後起的奮鬥，便推翻了那個大皇帝。我們現在要繼續先烈的志願，推倒曹錕吳佩孚這些小皇帝。曹錕吳佩孚和各省專制的督軍巡閱使，都是共和的障礙；有了他們，我們的新世界便造不成，大家便永遠沒有機會享人生的幸福。諸位將士要自己解甲歸田之後，可以享幸福，子子孫孫永遠可以享幸福；便要擔負推翻這些小皇帝的責任！把全軍變成「革命軍」；把現在痛苦的世界，改造成一個安樂世界；這種責任，是救國救民的責任。國家改造好了，人民得以安居樂業，不是一代可以享幸福，是代代可以享幸福的！這種責任，要怎麼樣才可以做得到呢？要擔負這種大責任，便先要有奮鬥精神，明白「三民主義」！有了奮鬥精神，明白「三民主義」，便能爲主義去奮鬥。我們要擔負這樣的大責任，做成這樣的大事業，非有大志願、大膽量、和

大決心不可！故本大元帥今天和湘軍講話，要大家變成「革命軍」，便先要大家有大志氣，和大膽量，變成用一可以敵百的「革命軍」。然後我們的「三民主義」才能够完全實行，中國將來才能够變成安樂國家！這個能不能，沒有別的問題，祇問諸位將士今天聽了這一次講話之後，有沒有決心？故本大元帥今天來要求諸位將士的，是要諸位將士在今天立一個決心，變成「革命軍」，共同去担负救國救民的責任！

革命軍的責任

革命軍的犧牲精神與高深學問

——對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開學訓詞——
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

來賓教員學生諸君：今天是本學校開學的日子。我們爲甚麼有了這個學校呢？爲甚麼一定要開這個學校呢？諸君要知道，中國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現在得到的結果，祇有民國之年號，沒有民國之事實。像這樣看來，中國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祇得到一個空名；所以中國十三年革命完全是失敗。就是到今天，也還是失敗。至於世界上的革命，在我們以後發生的，情形是怎麼樣呢？六年之前，有一個鄰國，和中國毗連，有一萬多里，跨歐亞兩洲來立國，比中國還要大；在歐戰之前，是世界上頭一個強國，當歐戰期內，便發生革命，他們的革命後過我們六年。這個鄰國是誰呢？就是俄國。俄國革命雖然是在中國革命之六年後，但是說到結果，他們的是徹底成功。我們拿兩國的歷史來比較，就對內一方而說，中國從前革命是對外來的滿洲人。滿清皇帝的威權，到我們的革命時候，已經是很

薄弱，政治也是很腐敗，當那個時候，滿清的國勢是世界上最衰微的國家，比較俄國對他們皇帝革命時候的情形是怎麼樣呢？俄皇是本國人，又是俄國的教主，在國內的威權是第一。當沒有革命的時候，俄羅斯的國勢，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像這樣比較，可以說中國是對權勢很薄弱的皇帝來革命，俄國是對權勢很強盛的皇帝來革命。所以就對內一方面講，中國革命是很容易的，俄國革命是很艱難的。就對外一方面說，俄國革命之後所遇到的障礙是很大的，中國革命之後竟沒有人干涉。在革命之前，外國人雖然有瓜分中國的言論，我們也怕到革命的時候受列強的干涉；但是發生了革命之後，列強竟沒有理會。俄國發生了革命之後，遇到外國人的障礙，不只是言論，並且實受兵力的干涉。各國軍隊侵入俄國境內的，有英國法國美國日本和意大利以及其他各小國的軍隊，外國人集合全世界的力量來干涉俄國。像這樣看來，我們革命只在內對付一個很衰弱的政府。俄國革命在內要對付一個威權很大的政府，在外還要對付全世界的列強。所以更就對外那一方面講，中國革命也是很容易的，俄國革命是很艱難的。爲甚麼俄國遭了那樣大的艱難，遇了那樣多的



敵人，還能够在六年之內把所有的障礙，都一概打消，革命是澈底的成功；我們革命的時期，比較俄國要長一半，所遇的障礙，又不及俄國的大，弄到至今，革命還是不能成功呢？由中國和俄國革命的結果不同，推求當中原因，便是我們的一個大教訓。因為知道了這個教訓，所以有今天這個開學的日子。這個教訓是甚麼呢？就是俄國發生革命的時候，雖然是一股革命黨員做先鋒，去同俄皇奮鬥；但是革命一經成功，便馬上組織革命軍，後來因為有了革命軍做革命黨的後援，繼續去奮鬥，所以就是遇到了許多大障礙，還是能够在短時間之內，大告成功。中國當革命之時，在廣東奮鬥的黨員，最著名的有七十二烈士；在各省捨身奮鬥的黨員，也是不少。因為有了那些先烈的奮鬥，所以武昌一經起義，便在各省響應，推倒滿清，成立民國，我們的革命，便有一部份的成功。但是後來沒有革命軍繼續革命黨的志願，所以雖然有一部份的成功，到了今天一般官僚軍閥不敢明目張胆更改中華民國的旗幟，至於說到民國的基礎，一點都沒有。這個原因簡單的說，就是：由於我們革命只有革命黨的奮鬥，沒有革命軍的奮鬥；因為沒有革命軍的奮鬥，所以一般官僚

軍閥便把持民國，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們今天要開這個學校，是有甚麼希望呢？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從新來創造，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學生，就是將來革命的骨幹。有了這種好骨幹，成了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事業，便可以成功。如果沒有好革命軍，中國的革命，永遠還是要失敗。所以今天在這地開這個軍官學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

甚麼東西叫做革命呢？諸君到這個學校來求學，要怎麼立志才可以做革命軍呢？要有甚麼資格才叫做革命軍呢？我們要知道怎麼樣可以做革命軍，便要拿先烈做模範，要拿先烈做模範，就是要學革命黨，要學革命黨的奮鬥，有和革命黨的奮鬥相同的軍隊，才叫做革命軍。中國革命雖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軍隊，沒有一種是和革命黨的奮鬥相同的。我敢講一句話，中國在這十三年之中，沒有一種軍隊是革命軍。現在在廣東同我們革命黨奮鬥的軍隊本來不少，我都不敢說他們是革命軍。他們這些軍隊既是來同我們革命黨共事，爲甚麼我還不叫他們做革命軍呢？我之所以不敢以革命軍的名號加之於這些軍隊之上的

理由，就是因爲他們內部份子過於複雜，沒有經過革命的訓練，沒有革命的基礎。甚麼叫做革命的基礎呢？就是要有革命先烈那樣的行爲，有了那樣的行爲，才叫做革命基礎。至於現在廣東的這些兵士，對先烈的那些行爲，還是莫明其妙，而且中國此刻是民窮財盡，一般都是謀生無路，那些人在沒有得志之先，因爲生計困難，受了室家之累，都是說要來革命，到了後來，稍爲得志，便將所服從的甚麼革命主義，都置之九霄雲外，一概不理了。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號稱革命同志的陳炯明軍，砲攻觀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從前叫做革命軍，同在一個革命政府之下的軍隊，因爲利害不同，竟會倒戈相向，做敵人所做不到的行爲。因此知道不明白革命主義的軍隊，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觀念，如果和他們本身利害相反，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們的革命總是失敗。我今天到此地來和諸君講話，是要把以往的成敗，當作一場大夢，一概不要回顧他，要從今天起重新來創造革命的基礎，另外成立一種理想上的革命軍。諸君不遠千里或者數千里的道路來此校求學，既是已經明白了我們的宗旨，要造成一種革命軍，一定是富有這種志願來做革命的事業。

要做革命事業是從甚麼地方做起呢？就是要從自己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和性質像獸性罪惡性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質，都一概革除。所以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便先要從自己的心中革起。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將來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望，可以成功；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這樣設備完全的軍官學校之內研究軍事學，將來還是不能成革命軍，做革命軍的事業。所以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氣；此時有了革命的志氣，將來便可以當革命軍的將領。我們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從今天起，立一個志願，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實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一心一意的來革命，才可以達到革命的目的。如果不然，就是諸君將來成立軍隊，打許多勝仗，得許多土地，各人都能够擴充到幾萬人，還是不能夠叫做革命軍的。

中國現在不好的軍人可以分成兩派：一派是革命黨內的軍人，一派軍人口頭贊成革命，行動都是反對革命，所謂口是心非。一派是革命黨外的軍人，這派軍人完全反對革命，

祇知道升官發財。時時刻刻都想推翻共和恢復專制；諸君要將來維持共和消滅這種軍人，現在便要立志要存心將來成功之後，不做自私自利的帥長旅長和一般橫暴無道的軍閥。諸君有了這種志氣，才可以入革命的第二層門徑。甚麼是革命的第二層門徑呢？就是要學革命先烈的行爲。革命先烈的行爲沒有別的長處，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爲國來奮鬥。從前的要領是甚麼？武器是甚多，數目是甚多，都是想着手空拳，有了手槍炸彈的，便以爲是很好的武器，每次起義總用很少的這種武器去和清兵奮鬥。當時全國的清兵有多少呢？從前有廣州城的，便有李準所帶的水師，張鳴岐所帶的陸師，和燕塘的許多新兵及滿州駐的防軍，總計不下五六萬人；當時革命黨的人數，不過是幾百人。經過那次革命之後，死了的有七十二人，沒有死的當然是很多。當時做衝鋒隊的人才有武器，有武器的不過三百人，所打的敵人不止三萬人。革命黨祇用三百人便敢打三萬多敵人，這就是革命黨的見識，革命黨的見識都是敢用一個人去打一百過人的。此刻在這地聽話的，多是軍事教員同軍官學生。

試問諸位教員研究軍事學，在戰術中有沒有這個道理呢？有沒有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的成例呢？依我看起來，無論古今中外，都沒有這種戰術。普通的戰術，用一個人去打一個人，便以爲了不得。古時的兵法，都說是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近時的兵法，用一個人打一個人，非守即退。像這樣的兵法，古今才叫做正當的戰術。至於廣州十三年前的革命，不但是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并且坐守廣州的敵人，都有長槍大砲，進攻廣州的革命黨，只有手槍炸彈。戰到結果，革命黨死了七十二人，後人以爲是失敗；但是革命黨攻進制台衙門，趕走兩廣總督，我們以戰論戰，當日廣州城內之戰，可以說是成功。至於後來失敗的原因，完全是由於預約的援軍不至。就是推到那次衝鋒隊的三百人，武器還不精良；如果人人都有精良的武器，那次革命或者可以成功，並不是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我們事後將敵我的情形過細比較，那次革命之不成功，並不是三萬敵人能够打敗三百個革命黨，實在是由於革命黨內部的計劃不周全，如果在起義之先計劃很周全，那次革命也不是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

辛亥年革命。在廣州起義之後，又有武昌起義，武昌起義結果是成功。推測當時的情況，怎麼樣呢？當時在武昌漢口的革命黨，總共還不足三百人，真正革命黨不過是幾十人，所有的槍都沒有子彈，臨時到處搜索，只得到兩盒子彈，一共不過五十顆，革命黨分到了五十顆子彈，便在城內的工程營中發難，城外的砲兵營立時響應，便拉兩門砲進城，這攻總督衙門，趕走瑞澂，佔領武昌。至於當時駐在武昌的清兵有第八鎮的新兵，有長江的海軍，又有巡防營的舊陸師；總共不下百萬多人。革命黨祇有幾十個人，去打兩萬多人，可以說是用一個人打五百個人。廣州起義用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結果是失敗；武昌起義一個人打五百個人，結果是成功；都是以極少數的人，打極多數的人。在廣州是失敗，在武昌便成功；所以革命的奮鬥，不能一概而論，這種奮鬥是古今中外各國兵法中所沒有的，只有革命歷史中才有這種創例。我們繼續來革命，按部就班，便不能說用少數不能勝多數。諸位教員有從外國學來的，有從保定學來的。從別各國在陸軍學校所教授的學問，都是尋常的軍事學；此刻學成的先生，再教授學生，一定也是從前所學的普通軍事學，所以請

位學生在這個學校內所學的學問，大概都是極尋常和極有規定的普通軍事學。諸君專拿這種學問，可不可做革命軍呢？做革命軍的學問不是專從學問中求出來的，是從立志中發揚出來的。諸君在求學的時代，當然要聽先生的指教，服從長官的命令，先生教了多少，便要把明白多少，如果有絕頂聰明的人，或者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就是沒有絕頂聰明，只要把先生所教的學問澈底了解，將來也有大用處。拿諸君現在的情形和從前的革命黨比較：從前的革命黨都沒有受過很多的軍、教育，諸君現在這個學校之內，至少還有六個月的訓練；從前的革命黨，只有手槍，諸君現在都有很好的長槍；從前革命黨發難，集合在一處地方的最多不過是兩三百人，現在這個學校已經有了五百人。以諸君這樣好的根本，如果是真有革命志氣，只用這五百人和五百枝槍，便可以做一件很大的革命事業。

✓ 軍隊之能不能做革命，是在乎各位將士之有沒有革命志氣，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如果沒有革命志氣，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滿清末年所練的新軍陸軍，都有很精良的長槍大砲，海軍有很堅固的戰艦和魚雷艇，總不能發揚革命事業。到了武昌起義之後，便都

轉革命黨所用。總而言之，革命是非常事業；非常的事業，不可以常理論。從前稱學日本和歐美各國的海陸軍學生，我們總是設法運動要他們加入革命黨；但是許多學生總是不肯加入，始終反對革命。他們那些反對革命的有知識軍人，是甚麼心理呢？過細考查，就是他們都有一種成見，自以爲是軍事專家。在我們革命黨主張用一個人打一百個人，用一百人打一萬人；在他們受過軍事教育的人看起來，以爲那是古今中外戰術中沒有的道理，如何可以成功呢？這個道理我們不必深辯，只要看後來中國革命推測滿清，是誰造成呢？成功的時候，固然有許多軍事家的贊助；但是窮流溯源說起，原動力還是由於極少數的革命黨所發起的。推到當時一般有知識的軍人，以爲用極少數打敗極多數，是戰術中決不能成功的定案。因爲不贊成這個道理，便不贊成革命；因爲那些軍人都不贊成革命，所以從前的革命黨，真具有軍事知識的人還是很少。辛亥年革命之所以大告成功，是由於全國已經發生了革命之後，段祺瑞便結合一般軍人聯名通電贊成共和，才能達到推測滿清的目的；革命黨因爲降格相從，容納他們的意見，收羅這一般軍人，以後才收軍事上的順利。所以

辛亥年革命之成功，實在沒有真正軍事學識的軍人。大家總要記得革命是非常事業，不是尋常是業；非常事業決不可以尋常的道理一概而論。現在求學的時代能够學得多少，便是多少，只要另外加以革命精神，便可以利用；如象沒有革命精神，就是一身學到老死，記得的滿腹學問，總時沒有用處。我們現在才到這地開辦這個軍官學校，北方的官僚軍閥老早辦得有保定軍官學校和北京陸軍大學。用我們這個學校和他們的學校比較：他們學校之成立的時間很久，人數很多，器械又完全；我們這個學校所處的種種地位都是比他們的差得遠。如專就物質一方面來比較，又照常理論，我們怎麼能够改造中國呢？不過北方的將領和兵士集合在一處成立軍隊，不是爲升官發財，就是爲吃飯穿衣，毫沒有救國救民的思想 and 革命的志氣。在從前滿清的時候是這一種將士，現在還留到曹錕吳佩孚的，也是一種將士。我們沒有軍事學識的革命黨，從前既是能够消滅滿清，將來富有軍事學識的革命軍，更是能够消滅曹錕吳佩孚。不過以我們現在所處的地位，要能够消滅曹錕吳佩孚，根本上還要有革命的精神；若是沒有革命的精神，他們的人多械足，我們不但是不能夠消滅

他們，恐怕反要被他們消滅。俄國在六年之前，一經發動革命，便同時組織革命軍，以後看着進行，所以能够消滅舊黨和外來的敵人，大告成功。我們現在開辦這個學校，就是仿效俄國。中國革命有了十三年，到今天還要辦這個學校，組織革命軍，可見大凡建設一個新國家，革命軍是萬不可少的。

諸君到這個學校來求學，又聽適了我今天這一番的講話，自然立志要做革命軍。立志做革命軍，先要有甚麼根本呢？要有高深學問做根本。有了高深學問，才有大膽量；有了大膽量，才可以做革命軍。所以做革命軍的根本，還是在高深學問，要造就高深學問，是用甚麼方法呢？造就高深學問的方法，不但每日在講堂之內，要學先生所教的學問，還要舉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廣。在講堂之外，更須注重自修的工夫，把關於軍事學和革命道理的各種書籍及一切雜誌報章，都要參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後，一旦融會貫通，自然可以發揚革命的精神，繼續先烈的志願，舍身流血，造成中華民國的基礎，使三民主義完全實現，革命大告成功，像俄國一樣，我們中國才可以同世界各國并駕齊驅，中國的民

族才可以永遠的生存於人類。假若革命不能成功，中國便要亡，四萬萬人便要滅種。亡國滅種都是諸君自身的利害，這是不能不挽救的。要挽救這種危亡，只有革命軍。所以我的
一定要開這個學校，要造成革命軍。革命軍是救國救民的軍人，諸君都是將來革命軍官的
骨幹，都担负得救國救民的責任。既是有救國救民的責任，便要從今天起，先在學問上
加倍去奮鬥，將來畢業之後，組織革命軍，對於共和的障礙，便是要同他們拚命，要能够
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這種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的本領，是靠甚麼為主呢？當革命軍
的資格是要用甚麼人做標準呢？簡單的說，就是要用先烈做標準，要學先烈們行爲，像他
們一樣舍身成仁，犧牲一切權利，專心去救國。像這個樣子，才能够變成一個不怕死的革
命軍人。革命黨的資格，就是不怕死。要用甚麼方法才可以不怕死呢？這種方法說來說
去，還是要學先烈。我今天在這地同諸君講話，便是一個後死的革命黨。從前每次革命的
時候，我常常參加，總沒有一次貪生畏死。但是每次流血，都沒有流到我的身上，所以今
天還能够同諸君講話，把不怕死的道理，口傳到諸君。我敢說，革命黨的精神沒有別的秘

訣，秘訣就在不怕死，要能夠有這種大勇氣在心理中，就是視死如歸，人生隨時都可以死，要死了之後，便能够成仁取義。明白了這種道理，便能够說死是我們所歡迎的，遇到了敵人的槍砲子彈，能够速死，便是我們所歡迎的。有了這種大勇氣和大決心，我們便能够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因為敵人的觀念要生，才以為是享幸福，我們的觀念要死，才以為是享幸福，一死便得其所。生死的觀念，在敵我兩方面的精神，過於懸殊，自然不能對敵，自然我們是有勝無敗。

這種以死為幸福要求速死的道理，並不是憑空的理想；完全是事實。像從前日本有一位中國留學生叫做陳天華，他發揚了革命的精神，還沒有到革命的時機，求死不得，便在日本投海而死，以死報中國。英國又有一位留學生叫做楊篤生，也是因為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沒有革命的時機，不能做革命的事業，看到中國太腐敗，要以速死為享幸福，便在英國投海而死，以死報中國。像陳天華楊篤生他們是甚麼人呢？他們就是革命黨，就是熱心血性的真革命黨，他們都是由於求死所而不得，所以迫到投海，實在是可惜。但是由陳天

華樓篤生兩個人投海的道理，便可以證明一般人只要感受了革命的精神，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可以視死如歸，以爲爲革命而死是很高尚很難得很快樂的事。如果在戰場上遇到了自己主義上的敵人，受敵人槍砲的子彈而死，當然更以爲是死得其所了。從前的真革命黨，因爲都有這種樂死的性質，所以敢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所以敢於屢次發難。革命所以革命能够成功。這種先例是古今中外兵書中所沒有的，只有革命史中才有這種成例。這種成例是非常的例子，我們要學這種非常的成例，便要有非常的志氣。有了非常的志氣，便能够看破生死關頭，以死爲幸福。如果人人都能够以死爲幸福，便能够以一百人打一萬人，用一萬人打一百萬人。假若我們現在有一萬人的革命軍，馬上便可以平定中國。因爲此刻反對革命的全國軍隊總共不過一百萬人，因爲此刻我們沒有一萬人的革命軍，所以那般貪暴無道的軍閥，便敢於橫行全國，無惡不作，事事要害國，天天要推翻共和。我因爲要維持共和，消滅這般貪暴無道的軍閥，所以要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後塵；更要用這五百人做基礎，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軍。有了這種理想上的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便可以

中國便可以挽救，四萬萬人便不至滅亡。所以革命事業，便是救國救民。我一生革命，便是負擔這種責任。諸君既到這個學校內來求學，我要求諸君便從今天起共同負擔這種責任。

革命軍的犧牲精神與高深學問

一一六



18 NOV. 1941
報

黃埔叢書

第一輯之六

武力建設

每冊定價壹元

講述者 孫中山

編印者 黃埔出版社

印刷者 新新印刷社

代售處 正中書局服務部

(重慶中一路)
(二八〇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初版

1—4000

12490.0

